



deli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八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八

精經史 二則

士夫守禮

啖助解義

史名

班史

唐史記

宋史 二則

不列監修官

史難信

信大節

襲影

儒禪演語

訓註

字法

撰記 二則

文選 二則



韓文

五則

通典有本

二則

蘇文

五則

浙文

焚枕文

叙文首尾

啟戲

文字簡古

文冗長

二則

文照顧

六則

文淫妖

文奇字

序文之多

河下皂隸

懺悔

換字

塑像藏稿

千字文

百千萬姓編

志錄集

四則

三則

塑像藏稿

千字文

百千萬姓編

志錄集

四則

書名先取

書已先做

三則

古板不可改

碧雲駟

正楊

文人喜憎

字義字起

四十五則

名義

九則

字義異同

事起

十七則

名姓字號

十二則

稱謂

四則

農丈人

名字互重

二王改名

呼名

四則

街次對揖

各對... 十二限

字義異同

車張

十上限

字義字張

四十五限

各義

式限

五魁妖

文人喜會

古跡不可效

響雲

書各决双

書各决双

三限

百千萬拔辭

志給集

四限

湧幢小品卷之十八



湧幢小品卷之十八

湖上朱國禎輯

精經史

羅泰字宗讓閩人學精易春秋及史傳隱居教授
不樂仕進永樂間南京尹聞其名聘爲考試官亦
辭不往曰吾志善一鄉足矣彼都人士也安敢與
知去取

國初南城縣蕭泗其父兄皆仕宦泗獨爲農而通經
術多讀古書時稱曰布衣學士此名甚佳如在今

日便以隱士求徵辟矣。

陸彭南字去邪號象翁明毛詩不仕文章勁健與
陸伯靈齊名伯靈字子敬皆松江人嘗講論戲曰
君談詩何敢思無邪象翁應聲曰子讀禮胡爲母
不敬人稱敏妙。

士夫守禮

宋時士大夫家守禮法客造門肅威儀俯首拱而
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揖如初乃升及位
又揖者三每揖皆致詞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
氣甚恭元人入主中國此法遂廢爲士者辮髮短

又揖者三。每揖皆致詞相稱慰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元人入主中國。此法遂廢。爲士者。辮髮短衣。效其言語衣服。以自附于上。冀獲速仕。然有志之士。猶私自確守不變。而金華廣信建寧尤多。旣守禮法。便不屑仕。一意讀書敦古。而儒術反盛。太祖龍飛。諸君子悉搜出佐大運。而宋鄭王爲冠。噫。豈偶然哉。

啖助解義

春秋胡傳中。數引啖助。啖字從口。字叔佐。趙州人。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于孔氏。

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
非同時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蓋如
史佚狐之云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刺
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
左氏便著丘明也

史名

爾雅翼云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檇杙之爲物能逆
知來事故以名史。

班史

班固作西漢書百篇未成明帝初有人上書言固

班史

班固作西漢書百篇未成明帝初有人上書言固私改史記詔收固下京兆獄固弟超上書具列固著述意會郡亦上固所爲漢書天子奇之除蘭臺令使成前書唐天寶初鄭虔滎陽人爲協律郎綴當世事著書八十篇有窺其稿者上書告虔私撰國史虔蒼黃焚之坐謫十年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特更立廣文館以虔爲博士子美有詩廣文之名起此虔追譯故書得四十篇蘇源明名其書爲會粹班鄭皆良史才以未奉明旨得罪至宋秦檜

則禁私史。國朝原無此禁，亦不明許人著。所謂中道而立，能者從之。聖意遠矣。

唐史記

有以一研示孫之翰者，索三十千。孫曰：何異而然？曰：石潤呵之，水流。孫曰：一日得一擔，纔直得三錢。此語欠雅，只云得水不難便了。公有唐史記七十五卷，取入祕府。中間謂褚遂良不諳，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由房瑄；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大略，皆舊史不及。白首乃

成，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就索止錄。姚崇論與之。

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大略皆舊史不及白首乃
成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就索止錄姚崇論與之
後蘇內翰與李薦書云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
之翰見此書凜然得其為人

宋史

宋史列傳李綱至上下卷猶可言也李全亦如之
無乃太甚乎三百年文物辱于胡元之手真可浩
歎永樂中編修周敘以爲言詔允自修竟不克成
余初爲史官亦欲手筆削另立一書而不果今老
矣無可望矣

非僅浩歎直

恨千古

亦是未遂之

志

歐陽文忠公作

五代史論者稱

以帝朱溫為非

身元修宋遼

金三史豈宋

竟與遼金不南

北朝乎當以標

裁為脫胡不

請身蓋以元承

金又有以金和

正統之說宋得

另有一史亦幸也

元修宋遼金三史吉水貢士周以立上書爭之謂
 遼與本朝不相涉其事首已具五代史雖不論可
 也所當論者宋與金而已本朝平金在先而事體
 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為宋媿漢唐而有光
 金之為金比元魏而猶歉宜有分別附金于宋書
 奏不省揭後斯淡是之而夷臣自相為力主之揭
 不能違也

不列監修官

錢若水字澹成又字長卿宋太祖晏駕若水監修

實錄有馴犬號叫不食詔遣使送以寢恭知政事

正統之說宋得
另有一史亦幸也

錢若水字澹成又字長卿宋太祖晏駕若水監修

實錄有馴犬號叫不食詔遣使送以寢恭知政事
欲若水書其事遺之詩曰白麟朱鴈且勿書勸君
書之懲浮俗若水不從後奏若水成書不列監修
官呂端名以為掠美若水援唐故事有實錄不書
監修官名衆不能屈

史難信

世言伯道無兒謂無天道夫避難時子姪不兩全
棄子抱姪猶曰念兄無後不得已棄之然子能脫
縛走至暮追及獨不可并携去乎又再縛之而去

予亦恨伯道縛
子事或者史難
信乎

則天性滅矣其無子固宜余謂此史臣描寫太過伯道決不狠戾至此甚矣史之難信觀者不可不辨也

信大節

無垢居士言讀書攷古人行事既已信其大節若小疵當缺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曲折人不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公求使相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向人求官者若此類宜慎言之余謂世間如此類甚多若宋子京爲晏

臨菑門下士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役

菜口容或有
之歐陽王決不
謀說

宜慎言之余謂世間如此類甚多若宋子京為晏

臨菑門下士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役

兵而殖利等語亦未必遂真也

襲影

古書中儘有襲影處只如瞽瞍二字從目從耳真

源賦便云舜糴米平陽為父舐日日以光明

儒禪演語

禪語演為寒山詩儒語演為擊壤集此聖人平易

近民覺世喚醒之妙用也

訓註

漢說

秦延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此訓註之最繁者如何傳得

字法

尚書堯典連用六哉字成湯禱旱連用七與字哀公問政章連用九也字此歐公醉翁亭記與蘇公酒經所自昉也

通典有本

杜祐通典今行于世凡三百篇其先劉秩據百家俾周官法為政典三十五篇房瑄稱才過劉向祐以為未盡因廣其闕號通典然則劉秩開創之功

歐陽解翁亭記

二十一也坡翁

經十六也字

侔周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瑄稱才過劉向祐
以爲未盡因廣其闕號通典然則劉秩開創之功
不可少也

房綰用劉秩而敗秩子玄之第四子也安祿山反
楊國忠欲奪哥舒翰潼關兵權秩上言翰兵天下
成敗所係不可忽房瑄見而稱之其時兵勢不敵
二人亦無如之何也

撰記

唐永徽以前左右史惟對仗承旨仗下謀議不得
聞唐武后時平章姚璿以帝王謨訓不可闕起居

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自撰號時政記以付史館從之璿字令璋思廉之孫

平賊作記始于裴肅肅爲浙東觀察使劇賊栗鍠誘山越爲亂肅引州兵破之作記一篇上于德宗生三子仲子卽裴休也休爲相奏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所論非一詳已辭略他議事有所缺史氏莫得詳請宰相人自爲記合付史官詔可裴家父子可謂詳于記者矣

文選

文選所收多濃郁蘭亭簡曠自所不取或曰天朗

文選

文選所收多濃郁蘭亭簡曠自所不取或曰天朗
氣清似秋或曰絲竹管絃四言兩意諸公又曲爲
辨俱揣摩之見

文選五臣註呂向字子涇州人玄宗朝官主客
郎中以李善註爲繁自與呂延濟劉良張銑李周
翰等更爲解今稱爲六臣云

韓文

韓昌黎之文本之于經而得法于孟子昌黎授之
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孫可之可

之沒其法中絕後王臨川得之獨深而邊幅稍狹
可之有集在秘閣武宗時稍錄于人間

文公佛骨表自是事君忠愛之言從福田利益上
說事暗君道理當如此嶺外與大顛往來亦人情
之常何勞諸公苦苦逼授此際惟考亭最妙考亭
極重韓公註經書外便註韓文故文公決當從祀
而議者異同今且不復講矣

攻佛者惟昌黎一篇淺淺說去差關其口故佛子
輩恨之至今嘵嘵若不共天其餘極口恣筆自謂
工矣味之翻是讚歎誇張却不爲恨

可之集無惜不
可之集無惜不
可之集無惜不

輩恨之至今嘵嘵若不共天其餘極口恣筆自謂
工矣味之翻是讚歎誇張却不爲恨

退之肥而寡髯韓熙載小面美髯熙載亦謚曰文
後人題像遂誤以爲昌黎大辨其非
潮州韓文公像狀如浮圖此後人因公闢佛而故
以此挫之以實大顛之說郭青螺爲守易以木主
最是

東坡文字至近日推尊極矣在宋則朱考亭比之
淫聲美色蓋以程伊川對頭故作此語覺着成心

至葉少蘊何人而亦痛詆且引歐陽文忠爲證其誰信之

東坡身上事件件爽快只程頤姦邪四字見之便欲氣死

東坡白壁微瑕

浙文

浙之文章莫替於宋都被四川江西奪去至國

朝金處諸公開先王新建大振此外如鄭澹泉茅

鹿門王敬所唐一庵張甬川許雲邨徐子與蔡白

石吳泉亭田汝成徐文長或以理學或以詩文皆

號成家而近日余漢城孫月峯亦錚錚獨上又如

石吳泉亭田汝成徐文長或以理學或以詩文皆
號成家而近日余漢城孫月峯亦錚錚獨上又如
馮具區文集儘簡質可讀屠緯真天才駿發法度
不足入目斐微久嚼少味至如于忠肅胡端敏之
奏議雖不以文名而大手筆大議論足蓋天下矣
澹泉之史筆何減孟堅鹿門之敘事庶幾龍門余
嘗執此說爲人所笑要之後世必有能評之者

焚枕文

梅谿江天祥與張姓者爲仇勒衆拒捕一郡大駭
欲請兵行勦唐一庵先生言於當事與之約就獄

凝歿長繫免其家凡再三往江信先生至誠出就
縛無何倍約竟斬之滅其家先生私撫枕哭之作
焚枕文謝過有云我負伯仁伯仁者江之字也江
雖死其名得先生而傳歿賢於生可謂知所從者
至先生仁心又活郡中數萬人子孫必興今尚式
微殆天之未定者與

叙文首尾

王文恪公作丙辰同年會叙曰首某人殿某人此
南宮之次又曰某某此臚傳之次又曰某某此私

會齒坐之次甚得體今則科名以殿爲耻齒坐以

南宮之次又曰某某此臚傳之次又曰某某此私
會齒坐之次甚得體今則科名以殿爲耻齒坐以
首爲耻矣公是年典試會元陳瀾狀元朱希周皆
蘇州人在今必疑私其鄉人生口舌

啓戲

侯總戎

名一元

歸家買田于文定公作中皆瀦水不

畊訟于官文定公作啓戲之伏以龍韜虎略方圖
秉耒之耕雀角鼠牙遽速穿墉之訟堪爲捧腹未
足介懷恭惟大將軍戲下望振百蠻威宣九塞拂
衣玉帳歛攘夷安夏之才袖手青山爲問舍求田

之計本覓禾麻之野翻成煙水之鄉
汪汪千頃之波惟見浴鳧而飛鷺
閔閔三農之望虛聞佩犢而帶牛
已懸罄於橐中尚輟耕於隴上
反勞訟牒致見比追陶令尹之西疇
孤舟可棹王將軍之武庫束矢何充
曾無批亢之能可効弄丸之解料無負
三尺之法律亦何傷八面之威風
聊陳奉慰之辭自釋作中之愧

文字簡古

國朝諸集大約流弊者為多其號稱簡古惟崔仲

見文集盛行次則桑民懌有集數卷序金文靖前

國朝諸集大約流鬯者爲多其號稱簡古惟崔仲

見文集盛行次則桑民懌有集數卷序金文靖前
後北征錄凡四百餘言中謂宣王淮北之伐謂定
師師定者理高祖平城之役爲漫師師漫者挫隋
唐高麗之行謂荒師在淫主則亂在英主則挫宋
太宗收復幽州謂之棘師棘則不支我太祖爲
滌世之師太宗爲繼武之師其題朱清花園堂
詩中二句云可恠名花真勢利東家傾覆西家去
大有情致今之不爲名花者寡矣

文冗長

極
滌世字妙極妙

外
文肅公擬述言

文之長短疎密各有體製皇甫湜爲裴度作福先寺碑至三千言其冗長亦已甚矣事未必真蓋後人欲誇潤筆之多而曰字三縑何遇我薄則其態可知已凡讀古事常以時論以理推

楚志繇至四千餘字廣東志序則二千四百八十四字

文照顧

敘事文雖細碎極要照顧如賊得王人脅之曰必曰事我富貴可得而唐書張典傳作史思明語曰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屈節二字豈像思明

一事我富貴可得而唐書張典傳作史思明語曰

將軍壯士能屈節當受高爵屈節二字豈像思明

口中語耶景文之病大都如此不直替易生物而

已

有作李太白祠碑而甚訾老杜曰同于遇主自足

枋榆避地三川依人轉側卑棲待哺不異鷓鴣猥

云憂國憂民許身稷契浸假而當一官受一事卽

啁啾奚益焉夫文字中毀築譽堯已非况罵堯以

譽舜乎

嘉魚城記日上則洞庭下則彭蠡符萑爲警縣當

今人作每三罵
竟譽舜拜請以
此語告之

勇童小記
卷之十八
七

其鋒猶孤注也考縣境俯臨洞庭而去彭蠡尚隔武昌黃州蘄州九江凡千五百里矣

造橋記曰上控衡皖西縮潯陽彭蠡之口蓋不啻數千里矣古人作文約大而小今之作文推小而大煩簡亦如之此所以分也

三品以上身後文字于其卒皆曰上聞震悼甚至封君亦用此語上果震悼否其人果堪震悼否

某公作某尚書墓誌所引前後諸大臣凡二十餘人皆稱其字夫前人有名者尊之稱其號或字曰

冷然

某某先生蓋舉世所共知共曉者以爲重然不過

人皆稱其字夫前人有名者尊之稱其號或字曰某某先生蓋舉世所共知共曉者以為重然不過聞一及之或引證或點綴以盡文之變其他庸庸者即貴至三公數至千伯人何足有無而人亦安知某之為某也

文淫妖

布衣王彝字宗常有操行為文本經術會稽楊維禎以文主盟四海彝獨薄之曰文不明道而徒以色態惑人媚人所謂淫于文者也作文妖數百言詆之洪武初召修元史

惜宗常所作文妖
不可見以示今之
色態惑人媚人者

文奇字

林銞字克相閩人與鄭善夫同時銞爲文好用奇字令人不識然字非素習第臨文檢古書日稍久或指以問銞銞亦不識也官至御史武林近時有虞淳熙字德園亦如之官吏部郎隱西湖不出

序文之多

冰清峰太史文集可二十卷宏雅可頌每卷有序
二十四篇

河下皂隸

一達官遇王敬美曰尊兄文字佳天下畢竟何如

河下皂隸

一達官遇王敬美曰尊兄文字佳天下畢竟何如
漫應曰河下皂隸耳蓋謂隨便答應沒甚緊要關
係也其言似過却亦切時病

讖悔

王弇州云志表之類雖稱諛墓尚是仁人孝子一
念至于後進少年偶得一二雋語便欲据西京超
大曆官評僅考中下輒稱韓馮翊黃穎川老而不
死多作誑語畏入地獄觀此則公之讖悔已甚而
近日諸家文集當有以自振矣

近日換字

近日各家文字多用換字法其計無復之則曰俚之黽勉曰閔免尤甚曰郵甚新婦曰新負異曰異須臾曰須搖赤幟曰赤志又以殊字代歿字古稱殊歿乃斬首分為二也奉母改作奉妣妣指已歿者而言

塑像藏稿

陸魯望建祠堂塑已像咸淳中有盛氏子醉伴其像于水腹中皆生平詩文親稿

千字文

像于水腹中皆生平詩文親稿

千字文

千字文周興嗣所作周字思纂世居姑孰宿逆旅
夜有人謂曰子文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繼被知
英王齊昌隆中謝朓雅善興嗣薦于武帝法帖中
有王羲之所草千字文文帝患其不倫命興嗣以
韻語屬之一夕成文本末爛然

百千萬姓編

今百家姓以爲出於宋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
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宋嘉祐

中亦有千姓編屬門邵思撰漢潁川太守駢氏復
有萬姓譜我郡凌氏因衍萬姓統譜

志錄集

夷堅志原四百二十卷今行者五十一卷蓋病其
煩蕪而芟之分門別類非全帙也如博物志止存
十卷此皆可惜

牛僧孺撰玄恠錄楊用脩改爲幽恠錄因世廟
時重玄字用脩不敢不避其實只一書且非刻之
誤也

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新安朱弁與宇文虛中

誤也

李任道編雲館二星集以新安朱弁與宇文虛中
同載虛中仕金而朱以死自守朱見之不樂自爲
詩題其後曰絕域山川飽所經客蓬歲晚任飄零
詞源未得窺三峽使節何容比二星蘿蔦施松慚
弱質兼葭倚玉怪殊形齊名李杜吾安敢千載公
言有汗青朱自金還僅轉奉議郎所著有曲洧舊
聞三卷其餘尚十餘種
劉敞字原父有公是集弟劉邠字貢父有公非集
嘗曰是其所是易非其所非難

書各先取

玉海一百卷乃王應麟所集王蓋取文天祥爲狀
元亦名儒也考之南宋張融有文集數十卷行于
世自名爲玉海玉以比德海崇上善也凡佳名率
古人先之矣

書已先做

近年新安謝生改三國志爲季漢書尊昭烈以繼
東西漢之後然先年吳中有德園吳先生者挺庵
憲副之父以歲貢受子封不仕孝友饒文學亦竄

定三國志訂正統名曰續後漢書可見好事都有

續後漢書名

好極

憲副之父以歲貢受子封不仕孝友饒文學亦竄
定三國志訂正統名曰續後漢書可見好事都有
人先做去其曰季不若續爲妥

俞羨長山人刻類函百卷其書盛行然世廟時
原有此書乃鄭虛舟山人奉趙康王命纂之累年
書成而鄭卒于清源其子獻之得厚賞不知視今
書何如豈青出于藍而青于藍耶俞吳江人鄭太
倉人
紅線雜劇乃吳中梁辰魚伯龍所演今時所用不
知胡懋禮已先之更勝于梁胡南京人

映照古板不可改

刻書以宋板爲據無可議矣俞羨長云宋板亦有誤者余問故日以古書證之如引五經諸子字眼不對卽其誤也今以經子宋板改定則全美余曰古人引經子原不求字字相對恐未可遂坐以誤俞嘿然余謂刻書最害事仍訛習舛猶可言也以意更改害將何極

人未碧雲駮

宋有碧雲駮一書宛陵梅聖俞所撰碧雲駮者廐

馬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乃

文彦博父姓敬
出眉公群碎錄
眉公不知考於
何書

宋有碧雲駮一書宛陵梅聖俞所撰碧雲駮者廐

馬莊憲太后臨朝以賜荆王王惡其旋毛太后乃

詣之上閑遂為御馬第一以其色碧如霞片故名

之聖俞書意言旋毛世所醜而見貴以刺范文正

文彦博諸公官雖貴而行可醜也其毀文正尤甚

言文正附會范仲尹遂改姓名相從盡取其家資

及仲尹既敗家破畧不撫恤又媚宰相賈昌朝至

呼其夫人為婆婆大都皆不根語一日魏泰所作

此類正楊

揚用脩博學有丹鉛錄諸書便有正楊又有正正

楊辯則辯矣然古人古事古字此書如彼彼書如此原散見雜出各不相同見其一未見其二闕然相駁不免被前人暗笑

文人喜憎

近代文集及著書若雜志中間必有所喜而褒者又必有所惡而疵者皆非公心公論察語下自見文集自王陽明唐荆川而前少此破綻雜志則自古往往有之惟吾鄉陳棟塘先生見聞紀訓李臨川先生見聞雜紀絕無此弊

字義字起

川先生見聞雜紀絕無此弊

字義字起

愈勞韻書四豪勞字下注云篋勞竹名而不詳其
說按異物志南方思牢國產竹可礪指甲竹譜云
可挫爪是也崔鷄詩曰時一出輕芒。噉噉落微雪。
又李商隱射魚曲曰思勞弩箭磨青石。繡額蠻渠
三虎力。是知亦可作箭新州有此種製成琴樣為
礪甲之具用之頗久則微滑當以酸漿漬之過信
宿則澀復初又作澀勒東坡有詩云倦看澀勒暗
蠻村。

澀音澀不滑也

曹魏以上德王仍
改雒為洛

詩韻如迴回游遊等字皆不可同押

字書云漢都洛陽以火德王為水克火改為雒此
自無疑楊用脩引春秋會雒戎并左傳皆作雒字
以駁是則然矣然春秋左傳之板豈刻西漢前者
乎至五代時方有刻本安得不從雒也

古法字作灋爾雅翼云从水言其平如水从廌去
者廌之所去法之所取廌神羊觸不直者咋不正
者即豸也御史冠廌亦曰執法

元命苞苻曰刑者劓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者陷

井刀以守之割其情也

元命苞苻曰刑者劓也說文曰刀守井也飲者陷
井刀以守之割其情也

倉頡制字入厶爲公蓋分人卽公非私外有公割
古人取義最簡而直

樂記擾雜子女鄭註曰擾當爲優孔穎達曰優雜
謂獼猴也謂舞戲之時狀如獼猴間雜男子婦女
無分別也然則倡優之優當作擾字一曰優者借
也謂飾他人面目形色聲氣也

貞元中宣武兵變執城將另之註另古瓦翻卽剛
字也剛一作丹

賦鵬二字爲壯年謫官不永者言也今皆槩用如此類甚多臨文者忽諸

唐人云於字必字無艸今於字草作𠂔

禮爲礼處爲処與爲与皆說文本字棄爲弃饑爲飢亦正文也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莞寡婦曰嫠孟子老而無妻爲鰥今人從之未有用莞者

大學曰失諸正鵠小爾雅云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

之葉葉方六寸今之解者俱合正鵠爲一不知正

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築。築方六寸。今之解者俱合正。鵠爲一。不知正與鵠乃有分也。

索與繩一也。大曰索。小曰繩。空棺謂之櫬。盛屍謂之柩。自換字之法。行扶柩。悉改爲扶櫬。而長年用帆檣所呼爲力索者。亦以爲欠。新改寫作力繩。櫬則何屍而繩。則何力耶。

方言凡葬無墳者謂之墓。有墳者謂之塋。檀弓古者墓而不墳也。邯鄲淳曹娥碑丘墓起墳。蓋言丘其平墓而爲高墳也。後世以墳墓混爲一。遂疑其

重複改爲立墓起墳非也

韓文步有新船不知者改爲涉朱子考異已著其
謬蓋南方謂水際曰步音義與浦通孔殘墓志著
船至步有下碇稅卽以韓文證韓文可也柳子厚
鐵鑪步至云江之滸凡舟可縻而上下曰步水經
贛水西岸有盤石曰石頭津步之處也又云東北
逕王步蓋齊王之渚步也又云鸚鵡洲對岸有炭
步今河南有縣名城步青箱雜記嶺南謂村市曰
墟水津曰步晉步卽漢人施留處也張勃吳錄地

名有龜步魚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

壚水津曰步。晉步。卽漢人施留處也。張勃吳錄地

名有龜步。魚步。揚州有瓜步。羅含湘中記有靈妃步。金陵圖志有邀笛步。王徽之邀桓伊吹笛處。溫庭筠詩。妾在金陵步。門前朱雀航。樹萱錄載臺城故效詩曰。那堪回首處。江步野棠飛。東坡詩云。蕭然三家步。橫此萬斛舟。元成原常有寄紫步。劉子彬云。紫步于今無。士馬滄溟何處有神仙。字又作埠。今人呼船僧曰埠頭。律文私克牙行埠頭。

山之取義不獨高峻而已。今人稱蠶作繭曰上山。佛寺曰山門曰開山。燈曰鰲山。夥曰合山。江邊人

伐荻曰山上去蓋多而叢聚亦謂之山也又祝萬壽曰山呼

牛僧孺以拍板爲樂句韓愈皇甫湜大賞之其名遂震

假父之稱起于唐李錡擇善射者爲一軍曰挽硬弓隨身胡奚雜類虬須者爲一軍曰蕃落健兒稟賜十倍使號錡爲假父

子雙生日孿又曰孖

竄名二字起新唐書歸登傳

捉筆二字起唐書劉瑒傳又見劉禕之傳

竄名二字起新唐書歸登傳

捉筆二字起唐書劉瑒傳又見劉禕之傳

唐突二字起于南史陸厥傳

僕邀一作祿藪

債帥二字起唐書高瑀傳時裴度韋處厚為相用

瑀為忠武節度使士相告曰裴韋作相天下無債

帥

勝國二字起于張養浩遊龍洞山記

後赤壁賦結語七字同李翱解江靈止改一啓字

曰開

弇州卮言深誚鉅斗二字乃近時有稱名公集古文題曰鉅文此又斗之流亞也
棘字之義一曰荆棘爲棘刺之棘明矣曰棘闈者蓋取警急呵厲之意如云事棘又如兩兩束濕不可放鬆之謂非謂主司畏譁圍之以棘限出入而遂以名也今之衙門四墻何處無棘豈獨春秋一闈哉前朝云鎖棘放棘甚無謂
國朝曰入簾撤簾簾之中曰簾內簾外簾遠地則堂高其事愈重而意愈深矣

漢文帝以日易月原三十六日唐玄宗始變爲一二

而意愈深矣

漢文帝以日易月原三十六日唐玄宗始變爲二
十七日君臣同之

唐之畱守不許出城此是何意今之親王亦如之
同于囚矣

纂書進御覽起于唐韋處厚

度僧道取資起于裴冕

諸王駙馬朞以上親不得任京官起于魏少游

布帛以濟西北始於韓滉

五君詠起于張說詠蘇瓌以感動其子頌進言玄

宗得召還其後祖之至咏五十何太濫也

冥服禭禴起于黎幹亦古尸服之義也

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

走馬樓起于許敬宗號曰連樓令伎走馬其上

以茶市馬始于唐貞元回紇入朝

燎松丸墨起于唐王方翼方翼少孤母李被逐居

鳳泉里執苦養母以墨致富後爲名臣

硯一名墨海黃帝得玉一紐治爲墨海篆曰帝鴻

氏之硯然則硯墨之來久矣

老學菴謂楊文公遊岱之魂一句出河東記章齊

氏之硯然則硯墨之來久矣

老學菴謂楊文公遊岱之魂一句出河東記韋齊休事然駱賓王代父老請中宗封禪文云就木殘魂遊岱宗而戴躍又在河東前矣

司馬遷父名談故

史記無談字季布

傳趙談改為同范

驥父名泰叔後謙

書無泰字郭泰

鄭泰皆改作太

王文公父名蓋故字說無蓋字蘓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用敘字又以為未妥改作引而謂字序曰字說張芝叟父名蓋故表中云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今人或効之非也

孟子曰惡是何言也惡字蓋齊魯間發語不然之辭乃方言之祖也

歌謂謂養獸也。文獻狗水厭烏魚。鴈有夫婦之倫。狗有扈王之誼。烏魚有君臣忠敬之心。故不忍食。

名義

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緣蓋繳纏而成。弭卽今之角弓。左傳曰左執鞭弭是也。

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肉者邊也。好者孔也。以邊孔大小及相等分三者之名。鹵中尊也。尊之不大不小者。

鳥罟爲羅。兔曰且。麋曰罟。彘曰羆。魚曰只。又曰毳。緇帛全幅長八尺者曰旒。又以帛續旒末爲燕尾。

者曰旆、載旄於竿頭者曰旌、有旒曰旂、剝鳥皮毛
寘之竿頭曰旟、以白練爲旒曰旃、
一染曰纁、今之紅也、再曰赭、三曰纁、

山上有水曰埒、石崇金埒、蓋布錢於大道之上也、
石山上有土謂之崔嵬、土山上有石謂之祖山、有
穴曰岫、山大而高曰崧、小而高曰岑、銳而高曰嶠、
卑而大曰扈、小而衆曰巋、小山曰岌、大山曰峘、屬
者曰嶧、獨者曰甸、上平曰章、中央平曰隆、山有脊
而長者曰岡、地曰生起曰丘、大阜曰陵、未及上頂
曰陂、曰翠、微山頂有塚者曰翠、又曰屨屨、一曰嶮

屈一作屨音誰屨

音移

尸音漂說文云山

石之屨巖人可居

之

而長者曰岡地日生起曰丘大阜曰陵未及上頽

芻陂曰翠微山頂有塚者曰翠又曰屨屨一曰巉

巖山如堂者曰尸如隄防者曰盛長而狹者曰巒

山形如累兩甌者曰廉山絕曰陁多小石曰礧多

大石曰礧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岐山積無所通

曰谿隄防曰墳莫大於河墳人力所作絕高者謂

之京

厓內為隩外為隈岸上平地去木稍遠者為澗重

厓為岸涘厓水邊也不通之水為汜別通於谷者

為澗泉見一杯為澗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

潭音善相如賦
定潭膠盪

縣出縣出從上溜下也仇泉穴出穴出文出也河水決而復入者爲灘河之有灘漕江之有汜也木
有沙堆出者爲潭源溪出於底下者爲漢水決之
澤爲汧汧木不流大波爲瀾小波爲淪水草交曰
湄潛行爲涿
水注川爲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
曰瀆逆流而上曰汭洞順流而下曰汭游橫絕其
流而直渡曰亂水中可居者洲小洲曰渚小渚曰
沚小沚曰坻人所爲爲滸

世言四通五達之衢非也四通謂之衢五達謂之

止小止曰坻人所爲爲滸

世言四通五達之衢非也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

康六達謂之莊九達謂之遠

水草交曰湄湄眉也如眉臨目也

字義異同

孝宗初卽位禮部尚書周洪謨上疏言御製各寺觀
碑記及遣祭諭祭各王府并大臣文字代言之臣
多有用字訛謬者宜令改正以示將來又近日撰
先帝諡議有陰寓詆毀之意宜逮治萬安等罪以爲
人臣欺罔不忠之戒上命九卿同翰林院會議

以爲洪謨所奏止是指摘文字一二異同非有關
於朝廷大經大法使其言皆是亦何補於治況言
多糺繆徒爲煩瀆洪謨曰御製大學碑云在宮城
之艮隅宮城當改作都城議以爲自古帝王所居
之城或曰皇城或曰帝城或曰宮城或曰禁城隨
人所稱初無分別今國子監在皇城東北碑文所
言宮城卽皇城也不必再改洪謨曰御製靈濟宮
碑云在宮城之西當改作皇城之西民庶蒼惶當
改惶爲黃議以爲宮城之西卽皇城之西也古韻

惶字註云惑也恐也遽也又蒼惶亦作蒼黃然則

改惶爲黃議以爲宮城之西卽皇城之西也古韻
惶字註云惑也恐也遽也又蒼惶亦作蒼黃然則
蒼惶蒼黃古人通用洪謨曰御製東嶽廟碑云輔
神之貴者皆肖像如其生古昔聖賢曾生人世可
言肖像如其生今東嶽輔神非曾生人世者當改
爲如其式議以爲此類貴神世傳皆有姓名貌像
故碑言如是今洪謨欲改爲如其式不知有何式
可肖洪謨曰御製靈明顯佑宮碑云禁城艮隅海
子濱古者天子所居謂之禁禁城指皇城言禁城
艮隅則是在皇城内艮隅非皇城外艮隅也今顯

佑宮實在都城坎位不在禁城良隅議以爲本宮
在皇城之北少東非正北也洪謨乃謂在坎位是
自謬耳洪謨曰御製大慈延福宮碑云卜吉址於
城東城指都城言城之東是在城外今延福宮在
都城朝陽門內不可言城東議以爲本宮正在皇
城之東非差也洪謨曰勅諭百官云文恬武嬉出
唐韓愈平淮西碑文按韻府羣玉當作熙字議以
爲韓愈蓋言當時太平日久將相偷安嬉戲以致
淮西反叛用嬉字爲優洪謨曰御製龍紋春景詩

云省耕歲歲來東阡韻書云路南北曰阡東西曰

淮西反叛用嬉字爲優洪謨曰御製龍紋春景詩
云省耕歲歲來東阡韻書云路南南北曰阡東西曰
陌今誤以爲東阡萬里郊圻晴皞皞古云城外百
里爲郊邦畿千里爲圻萬里郊圻是盡天下四海
皆爲郊圻矣議以爲禮部韻註云路皆曰阡韓文
亦有東阡西陌又圻字與畿字同周禮夏官畿內
方千里曰國畿國畿之外又有九畿曰侯甸男采
衛蠻夷鎮番每畿東西南北各五百里則所云東
阡萬里郊畿皆是洪謨曰御製祭趙府儀賓崔端
文營魂不爽祭都御史李侃文靈其不爽按韻書

爽者明也。又差也。今言覓靈不爽，則是覓靈不明。議以爲不爽，正不差之意。詩小雅蓼蕭篇云：其德不爽。韓愈祭竹林神文云：神無爽其聰明。祭文蓋取諸此。洪謨又言中庸合外內之道，及金縢曲禮傳註輸字異字，俱宜改。議以爲合外內與合外內文義皆通。其輸字異字，官板原是紓字異字，恐近時書坊私刻錯寫。合行改正。洪謨又謂先帝諡議遊豫絕稀於田獵，爲詆毀。然議以爲論語子絕四註云：絕無之盡者，蓋絕稀卽絕無也。諡議實是

稱頌。先帝聖德殊無詆毀之意。况諡議係禮部

四註云絕無之盡者蓋絕稀卽絕無也諡議實是
稱頌先帝聖德殊無詆毀之意況諡議係禮部
掌行當時百官集議洪謨何不明言改正今旣進
呈乃妄行陳奏希恩於已嫁禍於人上曰御製
文字旣考據不差周洪謨偏執淺見妄肆詆毀本
當重治姑貸之仍罰俸兩月

事起

請封孔子之後起于梅福
請韓文公配享太學自皮日休始日休推崇文中
子以及愈開伊洛關閩之源其功不小

紙鳶起于韓信後人用之引絲而上令兒張目以
引內熱

漢制總羣官爲廳日省分務而專治日寺

鑿石崖爲佛像起于魏高宗時與曇曜于武州塞
山壁開五所鑿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奇
偉冠絕

考亭常平義倉法雖師漢人意然其法實始于紹
興庚子年樂清人陳光庭之集義倉

將領親兵起于韓魏公因好水川之敗諸將戰死

麾下無救者遂䟽請自總管以下各置親兵有差

將領親兵起于韓魏公因好水川之敗諸將戰死

麾下無救者遂䟽請自總管以下各置親兵有差
將赴敵死全隊俱斬故戰比有功西虜臣服今之
家丁卽此意邊將皆賴其力列郡施藥亦起于韓
魏公

署書始于李斯

郡國立學設助教博士學生以次減始于北魏高
允

五五連坐起于北魏之高祐祐允之從弟也

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可治羸疾自是

民間以父母疾多割股以進

天子為臣下立碑始唐太宗之於魏徵題碑額始

唐玄宗之於韓思復

糊名易書起于唐而李揆相肅宗大陳書庭中日

上選士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士論歸美宋之

制科用此例故得人最盛

去任官百姓脫鞮起于唐崔戎歷今遂為故事即

貪酷吏亦用此法然必有名者方懸樵樓亦直道

之未泯也

脫鞮懸於樵樓
必題曰某公道
愛余為酷吏戲
改曰遺官

功臣賜號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虛誕褒嘉苟悅

愛余為酷吏
改曰遺官

之未泯也

功臣賜號始于唐德宗奉天之役虛誕褒嘉苟悅
疆臣以代爵祿宋神宗時罷之至國朝文武並
用名實相稱居然華袞可光金石矣

活板自宋慶曆間布衣畢昇始

鐵斛起于周文襄公後朝庭下所在通行賢者

作法不肖者守之何問君臣之有

各姓字號

箕子名胥餘莊周字休仲雍字執哉解者曰

雍執食也梁武帝法名曰羯磨蘇子瞻一字

君平本姓莊亦
避帝諱改為嚴

蔡邕子蔡邕
子名睦

和仲

嚴光本姓莊新野人漢時避帝諱改莊曰

嚴其妻梅福季女福又有女嫁徐道暉一壺關三

老姓令狐名茂

蔡邕父名稜母袁氏袁公妹曜卿姑也今傳奇作

秦氏

晉牛金之子逃患改為牢又改為秦豈因通瑯琊

妃事覺被罪而子為此計耶

幸姓甚少晉書有幸靈傳近時廣昌有幸節婦生

貞李邦植之妻

元次山之祖曰元亨字利貞全用易四字可異集

貞本于邦植之妻

元次山之祖曰元亨字利貞全用易四字可異棄
官隱居年七十六卒門人私謚曰太先生用一字
又可異

唐張儉之兄曰太師官至太僕卿典羽林兵三十
年未嘗有過古之命名者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
川今以極品之官爲名殆不可曉

以古人之名爲名不知者勿論乃知而故用之如
吳郡陸氏兄弟厥字韓卿絳字魏卿襄字師卿其
義何居襄原名衰字趙卿因奏事者誤字遂改之

改而又用尤可笑

苗晉卿十子發丕堅粲垂向昌稷望咸皆與帝王
聖賢同其僭竊者不必言矣同后稷文武二王亦
不避可異

范希文少孤從母適長山朱氏卽從其姓攷之名
說節度集慶軍始更名還其姓

暨陶字粹翁崇安人元豐五年進士初定陶第一
臚唱者以洎音呼其姓迄不應乃以次名遞陞唱
第蘇頌云當以入聲呼之陶乃出可見姓之平險

亦能誤人進身之高下矣

第蘇頌云當以入聲呼之陶乃出可見姓之平險

亦能誤人進身之高下矣

劉靜修云近世士夫多爲頑鈍椎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其說有二一以矯俗一附于老氏後人多效之然又有自道心事如近日陶石簣之稱歇乃真歇也

桀一稱大犧謂多力能推動之故以爲號要見縛號之名已起于桀矣

稱謂

五代時稱朋友曰周旋人楊彪稱其妻曰鄉里

白樂天稱劉伶爲酒僊稱韋蘇州爲詩僊茅鹿門稱韓信蘇東坡爲兵僊文僊

范文正稱御史爲端公蓋取臺端之義今用以稱首揆蓋端揆之義

黃幹考亭先生之壻也先生行狀出其手余見其手筆止稱門人

農丈人

余漢城寅慈谿人以古文自負稱曰農丈人因以名集攷之張東沙致仕歸力農倍收自署曰上農

夫張于余爲同郡先輩余蓋後起效之者

名集攷之張東沙致仕歸力農倍收自署曰上農
夫張于余爲同郡先輩余蓋後起效之者

名字互重

吾郡蔡侍郎名汝楠字子木而沈大中丞名子木
字汝楠沈視蔡爲後輩猶相及居相去僅三十里
決非有意其偶合也亦自可異

二王改名

正統中翰林編脩有王振司禮大監亦曰王振振
旣陷人駕土木王編脩耻其同名請改曰恂從之
時方有兵事陞恂大理寺丞鎮雲南尋召入爲庶

子成化中編脩有王臣江南買辦妖人亦曰王臣
臣既伏誅王編脩亦耻之因奏臣名初誤犯七世
祖諱乞改名舜功有旨王臣名乃其父所命何
得犯其祖諱吏部看詳以聞於是尚書尹旻等劾
臣名本父命且授職貼黃已定輒欲更易非惟有
違父命抑且煩瀆聖聰當治其罪有旨王臣
無故攬本當治罪姑宥之看來前之見許必以直
陳而後則托言祖諱文致叅駁不知是閣中所票
抑憲宗英明自能檢察耶今則一概批允矣

抑憲宗英明自能檢察耶今則一概批允矣

呼名

四友齋一則云趙大周在內閣日如楊虞坡冢
宰王南岷都憲大周皆直呼其名或以爲言大
周曰昔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事栖栖者歟無
乃爲佞乎當時人亦稱孔子之名則我豈得爲
薄待二人哉嘗觀雙槐歲抄云王忠肅自總督
兩廣入爲太宰馬恭襄昂代公總督後恭襄入
爲大司馬忠肅猶呼其名恭襄未嘗不敬諾也
乃知此事前輩常有之不以爲異

楊虞坡爲兵部尚書趙大周方以南吏部郎中陞南光祿少卿嘉靖四十五年十月虞坡改吏部尚書此時大周以侍郎家居其年穆廟登極次年吏部題請錄用諸臣大周與焉起禮部侍郎尋掌國子監事則虞坡已一品九年考滿矣此時相見恐無呼名之體三年九月大周以尚書入閣十二月虞坡致仕相去僅三月若大周卽侍閣臣體貌公然呼名勿論虞坡不受而大周乃狂誕俗人何以爲大周明年大周致仕與虞坡再不相值矣何以爲大周明年大周致仕與虞坡再不相值矣何

元朗與大周相善極意推尊不知此語從何處得

以爲大周明年大周致仕與虞坡再不相值矣何
元朗與大周相善極意推尊不知此語從何處得
來錄之登刻夫聽言當以理觀著書立言何可草
草王鹽山呼名之說亦未必真一說曰馬家崔家
者近是

朋友間直呼其名見于微生高此亦前輩施之後
輩若等夷爾我之間恐無此體故曰君前臣名父
前子名非君父之前自不得槩施鄉黨中直以名
呼聞北方若江右與近地新安有之然對人而言
取其簡便易明非坐次彼我直致如此故稱謂間

老翁之類誠厭人聽必欲稱名非君父不可或以
行或以字古之人已行之矣惟文字必稱名庶後
人觀者易曉故曰臨文不諱

大周起自謫所改南吏部郎時周簡肅延爲南吏
部尚書謁見周置席于左趙拂衣逕出大言曰我
不知吏部尊如是杜門不出聞之當路改南光祿
少卿始來謁周周辭不見趙亦不再往堂屬自有
體安得有所挾一切紊亂夫是非曲直可以抗論
卽天子不避而行坐隨侍之間卽布衣亦有定分

何況堂官大周此舉吾未敢以爲是也

卽天子不避而行坐隨侍之間卽布衣亦有定分
何況堂官大周此舉吾未敢以爲是也

南小九卿除國學外凡遇大九卿皆先下轎俟之
至亦下轎街次對揖俟大九卿上轎乃上大周旣
轉南光祿少卿相遇不下對舉手而已至今獨光
祿用此例餘則否

街次對揖

南中下轎對揖之禮想在前朝一時相知者偶爾
爲之後遂爲例最可笑最可厭六科易馬直前而
拱自成化年間給事中王讓始因此得與公會海

忠介至南獨不然只轎上舉手然惟海一人行之
 諸公不盡爾也總之南中優閒日夕聚會講論而
 又路遙得一遇一揖為快要未知大體何如從時
 從眾可矣

湧幢小品卷之十八 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九

禮記小品卷之十八終

湧幢小品目錄卷之十九

祀神第一

大社取土

朝天宮

城隍

三則

景惠殿

帝王廟

堯廟規制

孔廟

祭用常服

不領祠祭

許廟祭田

蠟磯

薩法官

符神

飛天神

鍾葵

猿僊神

霍廟池水

舞陽侯

衛公生日

河神 三則

石像

荷石 三則

老父指路

神鬼所護 二則

詩鎮

劉忠宣免難

陸莊簡風火

濟風救難 二則

神人救厄 二則

辭清威靈

黃冠授藥

神示

神儆

斷獄

邱羨

神示

神儼

斷獄

邱羨

王春元

青衣持檄

易榜

焚像

心計得情

井神

竹神

石鹿神

保障為神

石吞為神

神燈廟

丹臺記

神惠記

神術

二則

蔣侯授矛

朱書

假神對示

假妖

精爽七則

避正人

役鬼瘋

鬼道姓名

鬼報恩輒

鬼恠恠

冥獄

冥司獄

冥司

冥司

冥司

冥司

冥司

冥司

冥司

冥司

海幢小品卷之十九

湧幢小品卷之十九

湖上朱國禎輯

祀神第一

太祖最虔祀事到任須知冊以祀神爲第一事各神俱存本號而後代泚加之稱悉皆撤去爲之一清其不入祀典而民間通祀者聽前代有毀淫祠者而太祖有舉無廢蓋重之也御製冊序云五經四書有志之士固已講習卽繼曰此書麤俗實爲官之要機蓋嚴事神明推崇經術其聖不自

聖如此

大社取土

洪武四年五月立大社廟於中都命工部取五方
之土築之應天河南進黃土浙江福建廣東西進
赤土江西湖廣陝西進白土山東進青土北平進
黑土天下郡縣計三百餘處每土百斤爲率仍取
之名山高爽之地世傳張士誠築王府基取三興
土爲之嘉興長興宜興與此相似然張以便身太祖以
事神築基之土必多太祖以百斤爲限此興

所由異也

事神築基之土必多

太祖以百斤爲限此興

所由異也

朝天宮

兩京皆有朝天宮事天禮神并爲習儀之所南建於太祖卽冶城舊址景陽樓在其左二門外紆道屈曲最可喜北則宣宗八年始下築於阜城門之內宮成有景星之瑞其規制宏敞勝於南而雅秀則不及嘉靖中陶真人請重修輝映益加於前矣

城隍

北京都城隍廟中有石刻北平府三大字此
國初舊物一老卒云其石長可丈六尺下有城隍廟
三字旣建北京埋而露其頂埋矣又露不知何意
儀門塑十三省城隍皆立像左右相對其香火甚
盛每歲順天府官致祭府尹可以配都城隍則布
政可以配省城隍勢位略均而一坐一立何居豈
幽明少異而儀門所塑或者後人附益非經禮部
考訂者耶

思在外府州縣皆有城隍廟竝不聞有各省城
隍廟卽如江西城隍爲灌嬰亦相傳舊說前朝及

思在外府州縣皆有城隍廟竝不聞有各省城
隍廟卽如江西城隍爲灌嬰亦相傳舊說前朝及
國朝亦未嘗祀之爲省城隍也然則都城隍者乃
都城之城隍耳豈如都御史都指揮之云乎其位
次亦可辨矣

洪武二年應天開封臨濠太平四府滁和二州城
隍皆封王正一品各府封公正二品州爲侯正三
品縣爲伯正四品應天袞冕十有二章開封等五
府州及各府九旒九章州縣七旒七章王矣公侯
伯矣仍迓其品章服各異似不可曉豈幽明各異

獨加崇重與

景惠殿

太醫署中故有三皇小像醫令以便宜奉事

世廟從侍醫之請作景惠殿令大臣春秋主祀事殷

棠川士儋爲尚書用侍郎王希烈議上疏謂三皇

繼天立極而列醫師之中于禮不協請撤祠進歷

代醫師于一堂院使以少牢行禮報可

帝王廟

歷代帝王廟塑像精巧如生光武恂恂有儒者氣

象餘多雄武可畏嘉靖中虜患甚棘修撰姚涑題

歷代帝王廟塑像精巧如生光武恂恂有儒者氣
象餘多雄武可畏嘉靖中虜患甚棘修撰姚涑題
黜元世祖之祀其言曰虐浮于犬戎狡深于劉石
貪劇于契丹暴過于女直給事中陳棐亦主此說
上疏堅請且謂太祖存其像祀乃開國諸文臣
劉基等中元進士受其豢養之恩彊假元以帝統
謬與元以帝祀以掩其初仕元之失又謂北虜方
橫祀胡虜之君何以禁胡虜之侵看來元世祖大
有好處趙氏子孫不殺一人舊臣多所錄用卽文
丞相逃真州再就擒延至數年以星變方就僇其

餘善政種種可錄豈非夷狄之聖主與太祖祀
之帝王廟又立廟于北平歲時致祭追順帝之謚
封崇禮而歸之每日朕元布衣又曰朕父母爲元
百姓受其養育吁此豈腐儒所能窺哉二公彈不
得基太祖便彈劉中丞嗟乎仕於元者豈獨一中
丞中丞亦何戀於元而世宗方議禮大有改革
又憤虜橫議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堯廟規制

帝堯廟在平陽府汾水西後徙於東南唐顯慶中

徙府城南有地七百畝屋四百間中爲文思殿前

帝堯廟在平陽府汾水西後徙於東南唐顯慶中徙府城南有地七百畝屋四百間中爲文思殿前爲賓穆門左祀老子右祀楚霸王後祀玉皇總曰光澤宮正統中左布政石璞郡守萬觀以左右二祠不合經典撤去之左祀舜右祀禹易玉皇閣爲執中閣顏堯殿曰廣運門曰俊德協和舜殿曰重華門曰玄德禹殿曰文命門曰祇德增屋五十二廊六十八合爲三聖廟已更執中閣爲殿而于堯殿前爲閣顏曰光大最爲雄鬯於是規制大備冠于西垂然前人祀老子猶曰孔子嘗問禮西入流

沙不甚悖也至霸王入秦坑卒縱火一猛悍武夫
而與老子分東西且上配帝堯不已甚乎石公之
改正足洗千古之陋方議興工一夕大風拔木積
廡下皆棟梁材也人咸神之

孔廟

兩京孔廟各見志書中萬曆二十八年始易以琉
璃從司業傅新德之奏也曲阜朝朔于魯哀公十
七年漢魏唐宋代有修飾至金皇統大定間制乃
大備元凡三修 本朝洪武初改建國學于鷄鳴

山下卽六代樂遊苑故亦戰場也分爲二東則小

大備元凡三修

本朝洪武初改建國學于鷄鳴

山下卽六代樂遊苑故亦戰場也分爲二東則小
教場西則學基學舍隙地種菜佐飲食之用五年
文廟成上視學釋菜七年詔司府州縣衛學通
祀孔子衍聖公賜誥如一品法頒大成樂器于天
下舞用八佾永樂十四年撤其舊而新之以後累
朝登極遣官致祭成化中加籩豆十二重建正
殿恢爲九間樓閣門廡皆廓其制弘治十二年廟
災學士李傑祭告發帑金十五萬守臣重修十七
年告成大學士李東陽致祭庚子春余得恭謁

簷下皆盤龍雲花石柱壯麗精緻目所未見入廟
清肅莊嚴遠非佛宮可儼相傳費至三十萬萬曆
己卯撫臣趙賢重修甲午撫按鄭汝璧連標等復
開甕城重門以闢神路

祭用常服

歷代忠臣廟皆府尹致祭凡祭必用祭服獨此用
常服想當時請旨未下府官草草行事遂以爲
例今當改正者

不領祠祭

京師諸祭皆領于祠祭惟壩上馬房別目建祠以

不領祠祭

京師諸祭皆領于祠祭惟壩上馬房別目建祠以
元旦冬至 聖節遣內侍主祭光祿寺具品物不
領於祠官

許廟祭田

許遠字令威世居鹽官洛溪里許之後有名忠者
藏其譜今見存并新其廟額祭銀八兩後減三之
二及括祭田故所優以輕折者並罷去之萬曆十
二年忠訴於縣令陳某為請于兩臺得復

蠟磯

蕪湖江心有磯磯上有祠祠孫夫人曰蠟磯甚有神靈孫夫人至此磯聞先主崩摧哭自沉又曰孫劉有郤夫人歸吳舟楫磯下不忍見仲謀遂物于此夫人真烈丈夫也蜀既不傳吳亦遂諱宜其爲神血食萬世郭青螺權蕪稅并塑先主像改曰蜀望臺

薩法官

建陽縣橫山王廟甚靈驗迺歲鄉人祭賽必用童男女否則疫厲隨起宋紹興間薩守堅入閩至建

陽是夜橫山王托夢朱文公曰廟久爲蟒蛇所踞

男女否則疫厲隨起宋紹興間薩守堅入閩至建

神六重道學不

然何必托文公

說關節

特托夢文公則

神為正神可知

陽是夜橫山王托夢朱文公曰廟久為鱗蛇所踞
近年祭祀渠實享之今薩法官欲罪我而重譴之
徼惠先生一言為救文公夢中問之曰法官安在
曰寓關王廟施藥次日往廟中果有一道士詰其
姓名曰薩某也文公具白其事薩曰先生說關節
耶姑免究此歸則廟已燼矣惟有一大圓石鎮其
中今人呼為飛來石是夜文公又夢曰業蒙救矣
以爲謝此去護國寺風氣甚聚可為宅兆君其
世世獲福宜急圖之後文公議建學其間即今學

符堅為鬼猶
厲

基是也

符神

符堅死于新平佛寺見夢于寺主摩訶曰改為吾
宮則已不則盡殺居者果死疫相繼因共改寺為
廟遂無復疾疫正月二日民競祠以太牢號曰符
家神

飛天神

嘉州開元觀後周所創本名弘明觀隋大業末方
建大殿殿西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

之上初道士呂元藻數夕夢神從空直入其形接

建大殿殿西塑飛天神王像坐高二丈餘坐二鬼

之上初道士呂元藻數夕夢神從空直入其形接
天遂爲此像隋末多事不果就然靈應則多矣太
和中杜元穎鎮成都時南詔侵沐源川分道而來
掩我不備欲取嘉州去州四十里寇忽大驚奔潰
州境稍安有得夷人覘候者乃言本欲徑取嘉州
忽旗幟徧山兵士羅立有三五人全甲持斧長二
三丈聲如雷霆坐二鬼之上麾兵士直進蠻遂驚
潰而去是日蠻酋歿者三人始知爲飛天神陰兵
也自是郡中祈禱無虛日有人將下峽乞福於神

飛天退蠻

瞿塘水洸波濤甚惡同行之舟皆損失其人甚懼見神人立於岸如飛天之狀使二鬼入水扶舟舟得無恙開元觀之名益著觀在層岡之上下眺城邑俯視江山二水迴滌衆峯環抱爲郡中之勝舊有高閣臨崖崇樓切漢制度宏巧遠近稱之久而摧壞官收其材用之餘者爲馬廐有門扉制古且堅無絲毫朽蠹置之木棧之旁旣而有光炯然可鑒以其爲怪棄而不用遷於紫極宮玄元殿內有小赤蛇蟠綴門櫺之上累日不去涉旬之外不知

所之

小赤蛇蟠綴門櫺之上累日不去涉旬之外不知

所之

鍾葵

鍾馗之義筆叢言之最詳且不止堯鍾葵而已隋時又有喬鍾葵為大將軍大約辟邪之神隋唐以前往往取佛僧鬼神為名葵馗音同雜出俗畫鍾馗戴軟角巾便有開元進士之說

猿僊神

韓苑洛為浙江僉事王鎮守譖之被逮時山東魯橋有廟曰猿僊神者能預言人禍福官校孫百戶

等謁神且布施神一見卽曰汝輩非拿韓僉事者乎衆曰諾神曰韓大好官好人浙江民以青天呼之王鎮守無天理也我近日常自京科道部寺無一人不惜其枉世界如翻餅時當不久此人異日當大用爾輩可小心待之衆應曰不敢神怒曰張某狡猾無狀不念爾六歲鰥脖子兒乎張股慄叩頭蓋張年六十餘始得是兒項短而遇韓無禮故神言之張大驚挾其曹致賀自是待韓愈恭而張某尤甚

霍廟池水

其尤甚

霍廟池水

御史閻睿行邊經祈連暮宿山下夜分聞金鼓聲
比曉雪滿地詢諸左右曰山徑冰滑霏雪馬不可
度山後有霍將軍廟入廟祀之廟下有池出水若
榴梨瓜果狀衆咸奇之

舞陽侯

樊噲原武康縣人從母李嫁於沛遂爲沛人今縣
有舞陽侯廟甚靈應

衛公生日

安吉州李衛公廟初在孝豐玉磬山陽上方寺前
宋乾元年間風雨暴作廟移於山之東卽今址也
熙寧甲寅隕石於廟之東嘉定己卯隕石於右廡
下元泰定乙丑隕於左偏棟宇像設一無所損若
避之者成化辛丑復隕於後殿損桷之楹弘治初
歲大旱邑令舉神禱雨雨隨輿至須臾霑渥癸亥
夏旱且酷熱禱於神神額有汗如珠拭之復汗雨
亦隨應初神微時射獵霍山投宿朱門遂有乘龍
行雨之事則神之靈異其來也遠矣每八月十八

日相傳謂公生日衆先期醮金寘酒酣宴演扮先

行雨之事則神之靈異其來也遠矣每八月十八

日相傳謂公生日衆先期醪金寘酒酣宴演扮先
代人物鼓吹歌唱之聲晝夜不絕謂之李王會

河神

金龍大王姓謝名緒晉太傅安裔金兵方熾神以
戚腕憤不樂仕隱金龍山椒築望雲亭自娛咸淳
中浙大饑損家貲餒餒人所全活甚衆元兵入臨
安擄太后少主去義不臣虜赴江歿尸僵不壞鄉
人義而瘞之祖廟側大明兵起神示夢當佑
聖主時傅友德與元左丞李二戰徐州呂梁洪士卒

生為義士死為
靈神

和興

見空中有披甲者來助戰虜大潰遂著靈應永樂
間鑿會通渠舟楫過洪禱亡不應於是建祠洪上
隆慶間大司空潘季馴督漕河河塞不流司空爲
文責神河塞如故會司空有書史以事過洪天將
暮遇伍伯擒以見神神坐廟內詰問書史曰若官
人胡得無禮河流塞亦天數也豈吾爲此厲民爲
語司空吾已得請於帝河將以某日通矣若掌書
不敬當罰書史訴不得受朴去以告司空已而河
果以某日通於是司空祇事神益虔

石像

果以某日通於是司空祇事神益虔

石像

晉天福以前有巧工來自雲川見有石浮于水歎
曰石豈真能浮乎是必神使之然也其夕夢一老
人揖而前曰吾楚歷陽侯范增也大功不成邑鬱
而死未有主我祠者附石以告君君能留意必有
以報遂取以為石像奉香火惟虔煙隨風飛直至
蘭溪縣止于苧峯之巔邦人歸向聚木石而成廟
題曰福祐括蒼王淮詩云關中失鹿人爭逐一去
鴻門不可尋千古英雄死遺恨封侯廟食更何心

錢辭選詩云某
相天貴本不仁豈
堪重又作此區誰
問如道者而計
又一商只又一秦

陳字題亞父墓

詩曰七十哀翁

西鬢鬢霜而耒一

雙火成陳陽生年

壽計無他事只

勸鴻門殺漢王

合第卅卷陳孚之詩讀之亦可悲矣

荷石

邵仁安睦之清溪人貞觀初與弟仁應俱隱蟠山
誦道德經淡得其奧沒而爲神有巫何氏虛譚禍
福惑人神甚惡之現形以一木荷二大石重各萬
斤至山之巔折所荷之木植于地枝葉生焉巫者
驚走人名其樹曰虬錫立廟以祀廟前有池歲旱
致禱水湧沸山上二石雲起有蛇出于池入廟升
屋雨隨大注山下一小兒失已三日途遇老人呼

曰隨我閉目勿得開從之聞風雨聲甚厲少頃撫

屋雨隨大注山下一小兒失已三日途遇老人呼
曰隨我閉目勿得開從之聞風雨聲甚厲少頃撫
其背曰至矣開視果其家曲巷中也

老父指路

孫明濰州昌邑人李壇據益都明被兵掠至鴻溝
去家三十里年始十歲兵以其童也易之明夜遁
俛俛亂行有老父教之曰兒但從吾指以往卽至
家矣明如其言走固隄鹽塲中草深滅頂而豺狼
左右嗥明竟得還父母亦避兵方歸舉燈索明不
得相向哭燈忽作花復自相慰曰我兒其返乎不

然此花何徵也言未訖忽聞叩門聲啓視之明也
急挽以入初父止生明明之子孫逾四十人孫惟
中字伯庸有孝行廬墓通書史居家嚴肅三子長
尚志入國朝爲禮部主事

神鬼所護

趙尚書狃祥符縣人有異質善賞識臧否正統中
錢塘于肅愍公謙巡撫河南時公謝政家居于數
造其廬以前輩禮事之甚恭一日公執于手啣之
出血于卽悟泣拜請教公不答頃于出其孫恠問

曰大人何啣于手公憮然曰于好官惜不得令終

出血于卽悟泣拜請教公不答頃于出其孫恠問
曰大人何嚙于手公憮然曰于好官惜不得令終
耳公先爲郎署時一人犯大辟歿獄中出其屍實
閉氣詐死也越四十年爲司寇其人復犯法公一
見呼其姓名曰汝非曩死獄中者邪訊之伏辜人
以爲神公在襁褓母避亂抱匿林莽間有虎至母
懼置公於地虎熟視而去暑夕寢黉舍中羣狐采
麻葉作扇扇之驩呼曰趙尚書方苦熱吾輩敢憚
勞邪公聞之益勵志讀書
顧度崑山人有孝行坐事亾命走西南夷萬山中

經辰水麻合山烏江紫梢蠻洞幾死常有神人護
之自播州轉入丁山山神夜來與語貌甚偉曰吾
姓褚導如巴中巴人以爲神相與敬事之居九年
赦歸時洪武三十年也將渡江又有戴笠者若云
江不可渡是日大風渡者皆死獨得免永樂中以
人才徵不就

詩鎮

我湖慈感寺前橋曰潮音水清徹有蚌浮水面吐
珠人皆見之每風雨卽有蛟龍來攫永樂中夏忠

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裏率一美女

珠人皆見之每風雨卽有蛟龍來攫永樂中夏忠

正大光明可以
治人

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裏率一美女
來見公不爲動徐訴曰久窟于此歲被鄰豪欲奪
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爲鎮卽彼懾伏永不敢動公
書一詩與之中有蚌傾心之句神拜領而去未幾
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曰聘一鄰女已久無
賴賺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改判公張目視之
金甲神甚怖冉冉而退公因悟曰是矣慈感蚌珠
之仇也牒于海神次日大風雨震電有一蛟歿于
錢溪之北 文皇方有偵卒報知及還 朝問狀

對曰此皆陛下威德百神効靈聽命臣何敢與
焉。上甚悅。揚文貞請錄付史館。上不許。萬曆
己亥。余遊太和。至荊州。文貞六代孫現爲兵使者。
對余言如此。

劉忠宣免難

忠宣公少隨其父廣居官廣西。歸至赤沙湖。誤墮
水風悍。帆滿急。舟行已遠。浮沉水中。遇漁舟。掠出。
送至舟已半日矣。癸未。會試場屋火。攀垣數四。皆
爲後人拽下。喘喘待死。俄若有人推之上者。遂踰

垣。旁一人衣之白袍。問其名。居不答。標衣號于市。

爲後人拽下喘喘待死俄若有人推之上者遂踰垣旁一人衣之白袍問其名居不答標衣號于市亦無應者

陸莊簡風火

莊簡公館于陶氏夜夢三神昇火器至前曰祝融將有所做以公在薄其罰語畢燄起公又力懇曰第及三舍不傷延也翌日果藝三楹嘗渡江遇疾風舟幾覆公肅衣冠自訟須臾若有物曳舟者抵淺洲免焉自是遂戒牲庖

濟風救難

一念可動天

劉佐中部縣人。生五歲。值歲凶。民有鬻美衣於市者。大母以升米易之。佐問易以何爲。大母曰。將衣汝。佐曰。今米與衣孰重。亡米死矣。衣何用。諸大母大奇之。奉母暨諸弟。北上渡江。風佐年十五。號且禱曰。吾願代吾母暨諸弟死。風益急。佐將投于水。舟人執之。已風止。復濟。正德丁卯。鄉薦。解元。邵昇未冠。登科。有俊才。劉瑾從孫女妻焉。庚午秋。瑾敗。有司逮昇。急奔佐。匿之。閱數月。佐又匿之。他所或止之。曰。邵君托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故不與瑾

事。我知之。夫不權其是非之原。而輕背其友。豈仁

長者

止之曰邵君托我者以我能活之也。邵故不與瑾事。我知之。夫不權其是非之原而輕背其友。豈仁者乎。卒脫昇於難。

劉瑾爲姪女求婚時有戊辰探花戴大賓丁卯陝西解元邵昇皆未娶。諛者爭以二人姓名進。瑾曰：吾關中人歸邵生其可。苦辭不得。昇因閉戶絕人事。瑾誅衆以昇無所與事免。誅斥爲民。昇字晉夫。才調超逸。能詩絕。不以得喪櫻心。年僅四十四卒。衆皆惜之。戴尤早夭。均犯忌才之阨矣。

神人救阨

金峯胡公宥新安人甲戌進士能文章諸生時下
帷嘔血甚劇夢黃冠假良背之盲疾乃瘳每神其
術祕不語人嘗自城南夜歸燈火相接及門聞無
一人舟覆彭城賴居人出之溺公問故則神人夙
戒謂賢者有阨宜亟持勾緇以救見屠者將解牛
市而豢之守塚及公卒于黔牛不食死

初生時母毛孺人夢車駕臨其第方以臬司入覲
歲在癸未會廷議相壽工有薦公習圭測者受命
往視屢賜御膳車駕之幸其在此乎同時往者南

司寇陳道基通叅梁子琦請改而禮書徐學謨不

往視屢賜御膳車駕之幸其在此乎同時往者南
司寇陳道基通叅梁子琦請改而禮書徐學謨不
從止

辭請威靈

徐楚淳安人爲辰州太守甲寅疫癘大作公亦昏
憤恍惚覺身著金緋坐殿上兩楹間旛幢飄搖署
曰威靈几前大鼎執香黃冠在前問曰此何地我
何在此對曰此城隍廟也郡人請公生爲之公怒
曰誰爲此議我肯向汝作土偶耶道士忽不見旛
幢殿宇一時都沒翌日士民苦旱祈雨執牒請公

署名公曰有如夢我當應禱纔出署大雨如注三日夜不絕疫癘頓蘇先是公以內艱歸過山東聞有高孝廉爭舟怒罵復舉大石擲公幾中額且曰異日見我廷謁毋悔乎公笑而謝之後至辰州高乃補沅陵令辰之附郭邑也大爲踟躕高頓顙愧泣公怡然答曰乃公吞雲夢者八九願勿復言爲雲南副使周龐者廣西人有所親人周岐岳選蒙化衛經歷死矣龐謂其子曰滇廣萬里誰知而父死者以文憑假我我之宦所得與爾共之龐竟赴

蒙化恣意貪墨居一年而岐岳家有七人來龐恐

死者以文憑假我我之宦所得與而共之龐竟赴
蒙化恣意貪墨居一年而岐岳家有七人來龐恐
事泄飲之酒夜盡撲殺之燔其屍有宋經歷者故
識岐岳密以告公公佯檄龐往事隣縣而擒其妻
子訊卽服捕龐置極典滇人稱爲神明子應簧已
丑進士叅政

黃冠授藥

劉繹字斗山代州人也成化丁未進士理遼東糧
儲逆瑾惡之械至京枷午門前枷重法嚴凡枷者
十餘日多死公枷月餘不死時同郡王沈庵以死

侍側不去有黃冠者至遺家人一丸藥日日剝一分食之盡則難脫公是日亦夢僊人自霄而下內藥口中覺來尚有香氣監守者俱言有老人送藥忽不見語喧聞上達九重太宰張西麓絲乘此異言之瑾得釋為民張又言宜起用以示公道遂授監察御史朝野稱為鐵漢後陞衛輝知府長蘆都轉運使此一鐵漢阨于瑾救于僊而又見知于瑾後之見知則又黃冠誤之也故官不甚顯

高
既脫難不仕便

神示

任汝亮猗氏人進士戶部主事督餉彭城渡河登

任汝亮猗氏人進士戶部主事督餉彭城渡河登舟失足墜沒陪僕自殺下援之亦不復見日向晏舟人駭而譟有頃與陪僕忽躍而出神色晏然或問公溺時狀曰若有巨木載者舟人以纜度水深百丈駭以爲神知泉州府泉州苦旱郡人占九鯉湖神神示之須二千石至而雨公方入武夷縉紳有以夢告者疾行左右言支干不利公策其馬曰農夫閔閔望歲所言不可以過今日脫有災太守任之至果大雨又三月牧兒入山中經一峽見石

可作二千石云
思碑德政碑

理若文字隱起。拭蘇讀之。云巨雷闢石。神泉湧出。見者神彊。食之無疾。以傳以頌。良二千石。郡人爭來觀。有疾一歎立愈。會內計中蜚語左遷。知典國州泉亦先涸。

神倣

蒲州高嶽爲黎平太守。黠夷以嶽西人不習土風。聚而掠供。張物嘗之。嶽乃與杖械繫。復奪去。傳檄將吏悉收。斬以徇。夷衆嚙指無敢犯。嘗閉戶臥。漏下已三十刻。有紅光奪目。跡之。賁燭自然。默壽兵

猶火也。神其以示倣乎。部署材官粟馬厲兵寢戈。

十已三十刻有紅光奪目跡之賁燭自然默壽兵
猶火也神其以示儆乎部署材官粟馬厲兵寢戈
擐甲欽欽如對敵壘衆竊恠之已而匆郡夷戕殺
官長以叛臺檄嶽調孟兵討賊孟兵蓋獲之後剽
輕敢戰尋罷不用兵恚曰是謾我使僕僕道路士
辱兵頓不則受賊賄耳將甘心於罷者鼓譟蹋邸
而入左右無人色辟匿嶽坐堂上以一吏侍胥之
入意氣自如徐呼而前以爾討賊乃自爲賊耶吾
貫爾縛賊自效衆頓首願受約束倍日并行卒獲
渠魁還報

斷獄

歸震川先生令長興好譚文于聽訟非所長有鄉
豪與媳姦爲僕所見揮刀殺之知事不可掩入室
取一婢殺之提二首赴縣告以獲之姦所欲脫已
罪偶大雨沮城外其夕先生夢城隍神告以殺死
本末先生辰坐堂上其人携二首奔入未及言先
生大呼曰賊賊汝殺人如是如是遂伏罪衆咸以
爲神自後無敢欺者

却羨

吳猷新喻人任兗州府通判庫吏楊福以羨金千

却羨

吳猷新喻人任兗州府通判庫吏楊福以羨金千餘兩私猷取之猷不取後十年其子總稅赴京舟至蕪湖焦磯觸石破賦金沉于江者五日詰旦家僮狂叫曰我焦磯神也汝父猷不取兗藏金今所沉者稱是盍以長緆繫鐵鉤曳取之必獲亟如神言果獲同事者乞神效之僅出空橐焉

王春元

王命河間饒陽人滹沱大溢水及城不浸者數版有婦人呼于市曰必王春元祭之時饒有兩王春

一春元六上庭

星宿乎

元問主名指曰君也殺牲爲文登城望祭祭畢而
水落迄不爲災或問以故婦曰渠東斗星也翌日
復問其婦懵然不復憶矣人咸異之後爲鳳翔知
縣潔已愛民秋禾正茂忽有蟲如蠶而微小色正
黑緣苗食之徧四境皆然百姓奔告卽爲文率衆
禱于神詰朝而蟲跡如掃竟亦莫知所往士民爲
圖頌之嘗以治邑勞瘁成危病醫藥罔效夜夢梓
潼神告之曰服補心丹乃愈覺以語醫醫言非對
證藥已之旣復夢如前卽和而服之遂愈

青衣持檄

證藥已之既復夢如前卽和而服之遂愈

青衣持檄

嚴天祥朝邑人爲絳縣知縣恒以役至夏縣道經
傅說祠側嚴必入拜徘徊瞻顧有曠世相感之思
焉一日復過屬有急不得入拜憇其側短亭中坐
見二青衣持檄伏堂下白云傅丞相要公嚴謝不
往顧左右賜使者食左右實無所見以爲嚴作鬼
語然不敢詰第應曰食使者矣嚴乃語二青衣還
報傅公異日竢我爲御史乃往言訖就寢頃之寤
呼左右大驚汗出述夢中事左右白云自未寢時

有之非夢也嚴默然誠左右勿泄及甫爲御史輒
鬱鬱不樂卒其後從人始言之

易榜

綿俗尚禱有白牛廟者民競誇詡其妖以爲神戴
鱗爲監司行部見之曰此必伯牛廟之訛也遂命
易其榜禁民無得淫祀其中衆初以非其神謹之
後獲斷碣於堧地果立以祀伯牛者遂皆服公明
見

焚像

陸鈞爲貴州副使嘗行一山谷中鼓角不鳴軍皆

焚像

陸鈞爲貴州副使嘗行一山谷中鼓角不鳴軍皆
銜枚疾走怪之左右對以貓王神最靈人輒避不
敢犯公毅然曰有是哉入而見其像纍纍令軍人
持一像以行及下車軍且以像俯地呼而請罪公
曰是何惑人之深也焚之無能爲妖

心計得情

戚南玄賢爲歸安知縣民嘗夜被盜未曙戚謁廟
出河側聞舟中密語云某之盜藏某所不識有司
能覺否天且明遣人獲盜賊來具如所聞被盜家

猶未知也。素有心計，善劑算，能持小物，得人情，實有蕭總管祠，甚靈。且厲豪右，欲詛有司，輒先賽廟。廟壯麗，特甚。一日過之，值賽期，入廟中，列賽者階下，諭以禍福，恐其不解，譬之曰：「天久不雨，若能禱神得雨，則善；不爾，廟且毀，罪不赦也。」舁木偶道橋上，竟不雨，沉之水。又數日，舟行，忽木偶自水躍起，舟中侍人失色，走曰：「蕭總管來。」蕭總管來，戚笑曰：「是未之焚也。」命繫舟側，顧岸傍有社祠，別遣黠隸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

蓋諸賽者，賄沒人所爲也。遂焚之。

易服入祠戒之曰伺水中人出械以來已而果然

蓋諸賽者賄沒人所爲也遂焚之

井神

貴溪縣仁福鄉聖井相傳宋初有郭巫祈雨井上忽墜所吹白牛角巫投取之遂墜井初不覺既而見水中有樓臺儼然一老翁中坐侍衛森列置所墜角於牖間巫進請角翁謂曰旱乃天數非吾獨專小民不修誠動天而晝夜聒井何爲故奪汝角巫懇請不已謂後不復敢聒井翁命還之巫得出衣巾不濡後再旱巫違前誠吹角井上角復墜井

海世八占 卷十九 二十一
巫取之溺不復出踰五日屍出山前潭水上僵坐
不仆漁者推赴長流旦視坐如前如是者數四屍
竟不去亦不朽敗是夕見夢於鄉人曰吾郭巫也
向再入井見龍龍謂數入冥間不令出旣因命我
掌祠出屍以見異我嘗爲鄉人効勞者今神有後
命而數數苦我奈何鄉人往驗之信爲立祠凡有
禱則應

竹神

陳岸爲閩錄事死之明年妻哭之曰君平生以剛

直稱今以讒死逾年何寂然耶是夕見夢於妻曰

陳泮爲閩錄事死之明年妻哭之曰君平生以剛
直稱今以讒死逾年何寂然耶是夕見夢於妻曰
吾不知死聞卿言方悟吾當報讐然公署非可卒
入卿爲我訴冤吾當隨之明日妻往訴至縣遇一
讐吏於橋上擊其首卽仆而死及入凡吏嘗害公
者以次十死八九惟二吏奔至臨江得免王整蔡
襄有記神墓前忽有竹二根從樹柯中出衆以爲
異因爲蓋竹神祠

石鹿神

青州石鹿山臨海有神廟甚靈刺史王神念以祈

禱惑衆毀廟壞像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撲打不能得走入海水時陰子春爲東莞太守夢人通名請見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無所托欽君厚德欲憇此境子春密記經二日知其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朱衣人陳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陳謝子春心喜供事彌勤果以功授南青州刺史又遷都督秦梁二州神信有靈逐于神念祠于子春辟之于人遇合乖違各有緣分

保障爲神

合乖違各有緣分

保障爲神

吳江縣黎里秦氏世素封行善多以貲得官其始祖乾當宋季之亂集鄉兵自保寇不敢犯依以全者甚衆詔授護民太尉沒而爲神祀之至今攷五季之末民間聚兵保鄉黨者率稱太保故有遍地太保之稱宋末則稱太尉非實授職銜也中間有豪傑有彊梁江左以來豪傑最著者程忠壯公次則秦公觀其能蔭及後人則當日行事大略可知已

石吞爲神

瓊州臨高縣西十里有昆邪山。建武二年，村民王氏者二人，長日祈，次日律與鄉人王居傑獵于山。憇石上，祈爲石所吞。居傑三引刀不解，祈被吞。未盡間，忽作聲曰：我爲昆耶天神，隱此石室。已後可以純白三牲一祀，我言訖遂沒入石中，不復見。宋靖康間，逆酋王文滿煽亂，率衆環攻臨高。民受荼毒，無能禦者。吏民乃禱之於昆耶神，須臾蜂蠆彌空，肆毒行螫，羣盜奔潰。民賴以安，益神其祐。

神燈廟

彌空肆毒行螫羣盜奔潰民賴以安益神其祐

神燈廟

姚江有神燈每歲春月初昏無風雨遠望火光數
點起自大黃山東嶽廟前已而跨江南北散漫數
十百點多至萬億燦然若繁星明滅聚散參差不
定漸移而西至夜分隱隱向白山沒俗傳三月既
望爲嶽神誕辰此其下降之徵然讀書龍山上者
言不特春季爲然凡遇天氣鬱蒸往往有之第卑
處不見如登山絕頂見江南遍屋皆赤卽環山半
亦是甚有人坐樹下倏綴樹如旒至集人衣裙拂

之不去西門桑神廟俗呼桑九郡王併祠其子周
舍史舍周生時館穀外邑歸而經其姊家嚴氏姊
爲具鷄黍周怒何爲以骨飼我衆曰肉也姊家實
以祠神竟不食歸告其妻趣具湯沐吾將去爲桑
郡王子浴竟而逝史名自張蒼年從學舍歸途遇
一丈夫鬚髯甚偉曰豎子而非史氏子乃郡王桑
氏子也史驚懼歸告其母夕發寒熱語語若神授
竟歿傳邑人十月間具旗傘鼓樂昇桑神及二舍
迎于途至桑巷祠而返歲以爲常

迎于途至桑巷祠而返歲以爲常

丹臺記

蔣燾字仰仁其先宋侍郎堂守蘇遂占籍長洲父
原用娶武功伯徐有貞女而生公原用登進士出
知樂亭歿於官燾尚孕於母未育旣育旅邸七閱
月母始扶櫬歸少穎悟五歲母口授小學卽成誦
十一善屬文時出驚人語選隸學宮十四應都試
金陵文譽馳公卿間又三歲而卒當未卒時常夢
上帝召爲丹臺記以母老辭不得錄而祕之姊婿
劉玠入其齋得所爲辭帝文以語母母惡之抵于

地然竟不免也初母在蓐恍惚見道流三人入房
頃刻間失其一卽免身常以爲異徵及卒後母甚
悲著哭子詩十三首聞者莫不隕淚母又夢燾來
言我之帝所甚樂母問其死狀燾曰兒死從首上
以往兒雖死不滅不散也至嘉靖中陸詹事深死
三日而蘇旣蘇語其子楫曰取筆記我語我病漸
時不見若輩覺身坐廳事有黃衣二人跪於庭云
奉大王命召公余方欲置對忽身已坐輿上黃衣
前導隨者數十人皆舊隸物故者余心甚駭輿北

行如飛至一城黃衣跪請曰當去輿從步頃刻間

前導隨者數十人皆舊隸物故者余心甚駭輿北
行如飛至一城黃衣跪請曰當去輿從步頃刻間
已失輿兩人挾而走足不著地至一城黃衣又跪
請曰請改服不覺已易衣矣又良久抵一城甚高
樓櫓皆如京城制可十餘里至闕門門數重大殿
巍然有王者冕旒坐殿上一黃衣先入唱曰奉命
追松江陸深已至王起坐曰入之余從東階廡下
北面立王南面字呼余曰子淵識我否余曰殿下
莫非當年蔣燾耶蓋余爲諸生時相習耳從者呼
之曰奈何犯我王諱王曰此我故人無迫之王曰

子淵爾官應居一品壽應登八十以犯三六罪十
二小罪故官降三品壽減一紀是年余方六十八
歲聞是語駭曰深得無死耶王曰非死何以至此
因命吏取詹事簿籍來須臾吏持簿至余閱之見
平生所言所行無一不記其末以朱書總核其罪
余因丐王幸念夙昔使得畢其壽命王曰此非寡
人所得專也主在帝寡人爲故人受罪姑假以兩
旬俾治後事其毋爲子孫計命黃承送之出已出
門復呼人曰若茲來也於地獄無覩何以警傳世
黃承又導觀諸獄景象甚慘目不忍視狼狽而走

門復呼人曰若茲來也於地獄無覩何以警傳世
黃衣又導觀諸獄景象甚慘目不忍視狼狽而走
至街衢所見冠蓋往來如長安道上皆朝士久沒
者咸下車與叙寒暄而別出城從高原上行久之
甚昏黑忽見一燈微明既近則其屍卧於床心惡
之黃衣推之使附乃蘇又兩旬而黃衣復至詹事
遂長往矣

神惠記

葉先生朝榮號見山少師臺山公之父也中年得
奇病病不知所由來亦無他苦第不能睡每睡欲

合眼則背蓬蓬然動始如斗大漸縮至背心僅如
錢孔則湧起醒矣以此三年不成寐遂骨立延醫
診之醫不能名其病第見其骨立則以爲損也用
參苓諸藥補之愈補愈甚且將就木父憂之遍訪
名醫得十人莫適與也則具十人者名祝于鄉祠
女神劉夫人者枚舉而筮之良者陽筮否則陰十
筮皆陰大驚吾兒殆哉其不可藥矣不然何十醫
而無一良也家人相對涕泣計無所出先生忽見
一人星冠道服自空下拊而告曰君何病服越鞠
丸愈矣遂倏然去異之以詢醫醫曰方誠有之平

一人星冠道服自空下拊而告曰君何病服越鞠
丸愈矣遂儵然去異之以詢醫醫曰方誠有之平
平無奇耳安能愈君君病久恍惚何言神也問方
載何書曰在丹溪心法問何療曰療鬱先生瞿然
曰得之矣往余再喪妻四喪子復喪妹最後喪母
骨肉之痛連綿不絕哭泣悲傷五衷菀結今茲之
病由鬱生也神告我矣遂合一劑服之卽成寐再
服則通宵安寢三日而起矣友人來問病者皆大
驚謂君遇茅山道士授還魂丹耶何起之驟也遂
醮錢具餅餌酒果羅庭中爲拜答神貺時巳甲夜

矣。忽爐中有火熒熒如炬光照一室，友人皆見之。先生喜占一聯曰：危而安，方識神功廣大；微之顯，莫言陰教虛無。更十年讀書三山，忽一夜前神復至。語曰：君何尚留此？其亟歸謀避。倭時倭已遠去，鄉人安居無恙，殊不以爲然。第念神曩者救於垂絕，今豈我誕耶？因五鼓就道，徒步疾走二百里，以夜分抵家，明發卽欲行，而家人及父皆不信，以告鄉人。鄉人咸擲揄謂其駭，不得已留二日，竟強父挈家去。止東城未十日，倭以風便突至，鄉人不及避，誅殺慘毒，至有一家無噍類者。而吾家幸完居。

挈家去止東城未十日倭以風便突至鄉人不及
避誅殺慘毒至有一家無噍類者而吾家幸完居
東城數載倭難平與家人浮海歸故居業登舟矣
神復來告不利意雖信之而難於易舟適有友人
王散軒者亦以避倭浮海歸勸附其舟先生從之
方有所待未卽解纜而前舟先發不數里颶風作
覆其舟舟中人皆葬魚腹遂得俱免惟神救者三
皆大難大厄心思意想所不能及
先生弱冠時肄業三山之開元寺社友十餘人過
之送于寺門至鍾樓下一老人年可九十餘野服

倚柱立挽而語曰在相法君當刑四子時猶未娶
心惡之又曰無慍也子雖晚當貴已又曰功名竟
有連遭耳時方年少氣銳謂一第可立取聞此愈
怫然趣出老人復笑挽曰更有一言門下多賢士
諸所言皆忤默然恠之他友人意其善相人也問
焉俱不答再訪之去矣詢之僧僧曰無有也越一
歲先生始婚連產俱不育已未少師生先生年四
十五矣爲諸生累舉不第試多前列而不及餼乙
丑京口姜先生試首年已五十一心念已老卽餼
無益力讓次者姜先生不可乃受餼戊辰

丑京口姜先生試首年已五十一心念已老卽餽
無益力讓次者姜先生不可乃受餽戊辰

穆皇登極詔選士充太學遂得與焉畿試復不第久
乃謁除得九江別駕鬼嘯于齋中不爲動齋故戰
場也芟而闢之產五色芝滿六載移守養利州州
治深入蠻夷中拮据三載欲歸不得卒于官老人
所謂迤邐豈不信哉方滯學宮家貧歲常就塾第
子有聲庠序者至二百餘人登科第者纍纍不絕
在官時延接諸生教以經義多成名而瑞昌科甲
厄且七十年署邑試士首拔李汝祥其年遂舉于

鄉門下之多賢亦不虛也。而當守養利時少師亦
舉進士官翰林細思老人邂逅數言盡平生無一
謬者。曩已卯歲以攝郡代太守入計遇善風鑑者
謂先生有道骨當遇異人驗矣。

神術

賀朝用綿竹人少遇異人授神術百不失一然深
祕之一假於相有官將赴滇別其署事州判溫君
而栗溫請曰先生遠行何以教我應曰祖公萬福
但三日後州前有小變當流血溫大駭徐曰勿憂

非州事也越三日番人節拐爭於州前果割刃焉

但三日後州前有小變當流血溫大駭徐曰勿憂
非州事也越三日番人節撈爭於州前果割刃焉
幕景東時滇南大旱巡撫見吾陳公甚憂召之相
君曰須董太守至乃可言之陳曰吾爲一省主顧
不如郡守耶對曰不然方今旱災惟雲南一府公
之所轄廣矣何可占陳然之促太守至熟視之曰
喜可賀矣本月二十一日戌時雲當合有微雨三
更雷大鳴黎明雨如注非三寸不止至期言無一
不酬陳大奇之以書薦於劉巡按劉見之自吾雅
不好星相無已姑視我子察之曰甚佳名列賢書

第幾已而果然其術多如此後以任事爲人所嫉
構下獄歎日數也遂自引決先謂妻日子亦不免
歿後妻亦從之

蔣侯授矛

劉白川景韶在軍中夢建業蔣侯從空授以丈八
蛇矛盤舞如飛其卒也夢蔣侯以天樂來迎凡文
臣立軍功神相之要非偶然者

朱書

邢如約臨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蟾見者不祥邢

幼從羣兒之塔莊獲蟾掣搦良久釋之卒不爲祟

邢如約臨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蟾見者不祥邢
幼從羣兒之塔莊獲蟾掣搦良久釋之卒不爲祟
一日雷電風雨晝暝有神人長十餘丈冠黃金朱
衣白簡鬼物從之百數麾幢鼓角震耀耳目邢匿
牀下神人曰當生者生當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
示之符雕篆字隱隱見若富貴壽考大昌厥後者
稽首謝歷三日流黃氣滿室中朱書龍蛇狀盈几
不可識夏日與友之宿安店月明熟臥忽有聲若
雷從地起友人墜榻下邢臥自如

假神

平湖金員字汝規爲人朴而迂家頗裕人有稱貸
無不與人既不復還彼亦不復取坐是家益落一
日其孫病求護於所謂朱八官神者抵暮有賊數
人打門而入則自稱朱八官至矣見其燈燭熒煌
則以爲朱八官神靈顯應若此賊入臥內挈取衣
被其妻以爲神惡其衣之穢也則呼曰朱八官我
衣非潔淨者不須挈去及賊倒囊篋運糧米心竊
疑之比去家一空始知其爲賊矣年八十四已見
曾玄孫行動飲食如壯者其壽蓋未量也天其或

者有以補之

曾玄孫行動飲食如壯者其壽蓋未量也天其或

者有以補之

假妖

王海日華少時邑中迎春里兒皆歡呼出觀獨安
坐讀書不輟母岑太夫人謂曰若亦暫往觀乎答
曰觀春何若觀書太夫人喜曰兒是也吾言悞矣
年十一從里師錢希寵學初習對句月餘習詩又
兩月餘習文數月之後同學中諸生盡出其下錢
歎異之曰歲終吾無以教爾矣縣令呵殿到塾同
學皆廢業擁觀獨據案朗誦若無睹錢奇之戲謂

不凡

天 穎慧福德得於

海幢八品
三十一
曰爾獨不顧令卽謂爾倨傲呵責及爾且奈何答
曰令亦人耳視之奚爲我方誦書恐彼亦何詞呵
責錢因語父竹軒公曰公子德器如是斷非凡兒
十四歲時讀書龍泉山寺舊有妖祟富家子數人
豪俠自負莫之信素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
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公
獨留居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爲異假妖試之每
夜分輒登屋號嘯或投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雨雷
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之方檠燈端坐

神氣自若輒私相歎異然益多方試之月餘技殫

電之夕奮擊門障僧從壁隙中窺之方檠燈端坐
神氣自若輒私相歎異然益多方試之月餘技殫
因從容問曰向妖崇諸人皆被傷君能獨無恐乎
答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答曰
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必露怪狀求勝君安
得獨無所見公笑曰吾見數沙彌爲崇耳諸僧色
動疑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亾過諸師兄
爲崇耶公笑曰非是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
親見吾儕爲之但臆說耳華曰吾雖非親見然非
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也寺僧因具言其

情且笑且謝曰實以此試君君天人也異時福德何可量

精爽

梁觀字大用分巡潮州廉介剛果決獄如神會天時久旱觀齋沐禱神雨下如注沒于官潮人哀思之塑像于韓山書院祀之觀雖沒其精爽不迷有祈輒應同庠謝孚爲御史時領兵平百家畬十潮夜宿行臺每夕戶鏑無風自擊孚坦然不之疑一日晨興守門隸卒不來請鑰孚恠問之守者曰昨

夜明公衣內衣往來中道提鑰將門盡開若有沉

日晨興守門隸卒不來請鑰乎恠問之守者曰昨

夜明公衣內衣往來中道提鑰將門盡開若有沉
思者時月色濛濛某等于窻隙見之第無命不敢
出耳乎知其爲觀之神也恐隸卒驚給之曰是我
是我一時失記矣至夕鏑擊如故乎乃默曰某奉
命來靖一方以大用平日之志當加陰相使公私
皆美何作此態以相恐又默戲之曰大用博我莫
耳聲遂息明日具牲醴卽書院以祭其後凡有捷
前夕必夢與之歡笑如生

馬駢解州人與其兄主燕醫張圮館圮卒而無子

爲買地以葬仍以居授其媪後爲松江同知背疽
幾危一夕夢圮來視疾明日尋愈人以爲圮之冥
祐駭初爲行人使蜀館稱多恠人莫敢居徑入因
夜坐觀書忽壁上如人持挺而擊者三觀書如故
不爲動居久憂廬中磬不扣自鳴燈下見馘影如
斗亦處之如常崇弗能干自松歸渡江會大風陡
作舟師震懼無人色從容仰天祝曰吾平生或欺
君虐民舟當沉否則風亦當息俄而風恬浪妥須
臾數百里矣

陸道判嘉禾人洪武初薄遊姑蘇得一廢宅先是

夾數百里矣

陸道判嘉禾人洪武初薄遊姑蘇得一廢宅先是
居者多崇遂以微價售於陸始居之張燈夜坐堂
中有一二女笑語於前陸知爲恠叱問之二女曰妾
乃大青小青也言訖躍出陸急飛劍擊之若中其
臂沒早視劍處庭下有大小冬青二樹因斧之其
聲錚錚啓下一石版版數巽滿貯黃白陸遂用饒
富後贅沈氏生萬三爲江南富族之甲巳皆籍沒
於官

李瀚沁水人爲樂亭知縣邑門外有古木數十章

非崇也亦公
澤及枯骨耳

沙壘小品 卷十九 四十一
作崇吏茲土者多病歿人爲危之公一日毀臺斬
木得朽骨若干令野瘞焉竟亦無他後爲南京戶
部尚書

熊翀光州人少年業南園同事十餘人忽睹絕色
女立松樹上衆皆錯愕翀略不爲動女尋滅遂以
刀刮樹皮書曰作惟風雷滅成形斧鋸分明日夜
半雷劈之後官南戶部尚書卒 武宗時已得恩

典 世廟立夢稱臣南京戶部尚書熊翀見明日

咨大臣稱其丰表峻越賈閣老南塢以先朝名大

臣對再賜祭不但懾鬼魅且聲靈通帝座矣

咨大臣稱其丰表峻越賈閣老南塢以先朝名大

臣對再賜祭不但懾鬼魅且聲靈通帝座矣

孫繼先孟縣人以御史憂居嘗乘馬之里社逢路

人指公前有緋衣婦人却行去曰孫御史來吾不

敢過孟縣界公馳馬即之入於牛羣迄不見明年

民病額瘡自山以西死者數十萬獨孟不被疫人

以此甚奇之

高唐州驛舍夜有鬼物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

一一可辨亦曰海市

避正人

非正人亦公

蘭溪北隅明遠樓左偏一區穹窿其顛周密四傍
聖之以白竅其前若圓月形障以紙天光照映虛
明瑩徹常若月在其所而無虧也扁爲月區文懿
公游其上倦而假寐有二鬼來矚驚曰章大人在
此奈何其一欲避去一日奉命灑掃俟北斗使者
攝獄如何可違方逡巡未決公隱隱聞之面肱未
動久之聲漸遠乃起歸家數日門人王覺言醫士
夢一鬼兩股流血泣曰不避正人爲主者所提乞
藥傅創公笑曰正人亦何須避

藥傳創公笑曰正人亦何須避

役鬼

天地間奇事
不可解

王弼字良輔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爲龍沙宣慰
司奏差龍沙卽世謂察罕腦兒者也弼以剛正忤
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尚
賢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弼往謁焉忿其語侵坐
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讀金滕篇
忽聞窻外悲嘯聲啓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翼
日晝哭於門且稱冤弼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弼
乃祝曰豈子藥殺爾邪苟非子當白爾冤鬼曰兒

閱人多唯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
見寃宜集壽俊十人爲之徵弼曰可人旣集鬼曰
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
生時月有庚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
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紀至元
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卧兒樵未還兒偶步牆陰
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呪之兒昏迷瞪視不能語
萬里負至柳林反接于樹先剃其髮纏以綵絲次
穴胸割心若肝豎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爲丸

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呪劫制使爲奴稍怠

穴胸割心若肝豎眼舌耳鼻爪指之屬粉而爲丸

納諸匏中復束紙作人形以呪劫制使爲奴稍怠
舉鍼刺之感額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遣報翁
心弗忍也翁尚憐之勿使銜冤九泉見誓與翁結
爲父子在坐諸父慎母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
悲粥共十人者皆灑涕條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
白于縣縣審之如初急速萬里叔姪鞠之始猶撐
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其行橐遂獲符
章印尺長鍼短釘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
人售術至興元逢劉鍊師授以採生法大槩如月

西言萬里弗之信劉於囊間解五色帛中貯髮如
彈丸指曰此咸寧李延奴大曆二年春二月爲吾
所錄爾能歸錢七十五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
然諾劉禹步焚符祝之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
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
里如約酬錢并盡受其術復經房州遇鄺生者與
語意合又獲奉元耿頑童奴之其歸錢數如蠶今
與月西爲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近牛犬肉近
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

追和卿爲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內弼陽間

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尚復何言縣移文豐州

追和卿爲左驗和卿頗疑之雜處稠人內弼陽問
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也
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歷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
爲具成案上大府萬里庾歿于獄部使者慮囚召
月西置對弗答吏罵曰獄由爾與今反不語邪月
西曰殺我者旣伏辜矣喋喋將何爲尚賢竟以賂
免初弼訴縣歸親賓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
詢之鬼曰我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寃已伸翁寧
不憫我二人邪弼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

子而吾獨非翁兒女邪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彌
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寶延奴父福
保至其所驗之皆如和卿而鄜與劉不具里居竟
莫致云自是三鬼留彌家晝相隨行夜同彌臥起
雖不見形其聲琅然彌因從容問曰衛門當有神
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
欲燕象泉賜爾何如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
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二僧見彌一華衣一
衣弊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爲某惡行萌某邪

心尚敢據人上乎彼服雖弊終爲端人耳命易其

衣弊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爲某惡行萌某邪

心尚敢據人上乎彼服雖弊終爲端人耳命易其
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弼笑則唱漢東山及
他樂府爲壽弼連以酒酌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
淪客戲以醢代之頑童怒曰幾蜚吾喉吻何物小
子惡劇至此噍噍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慚而遁月
西尤號黠慧時與弼諸子相謔言辭多滑稽諸子
或理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見何
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入闕月始寂寂無聞洪武
四年有司異其能薦入京師賜衣一襲遣歸

鬼道姓名

賈節婦陸氏徐州人舉人王鄰女弟頗解文事夜讀史至舜誅四兇心疑之曰何物四兇乃敢爾耶忽窗外有四鬼物各道姓名以應曰某等在此啓戶視之寂無所見媪遂得怖疾而終年八十餘矣

鬼報恩

青州益都尉某華人云初在鄉累舉不捷居郊野一夕有盜雨中穿窬而入謂盜曰汝冒雨穴壁必不得已盜曰我營卒也因博輸不敢歸乃來相擾

尉曰吾有絹二匹取贈之盜謝去復詣營請于軍

不得已盜曰我然卒也。因博輸不敢歸，乃來相擾。

尉曰：吾有絹二匹，取贈之。盜謝去，復詣營請于軍。尉得不治罪，後將就試。卒忽出燈下曰：某前蒙恩誓必報，今不幸歿于軍，旣而赴舉試，前盜以所試題送出三場，皆然，悉不差謬。果獲高薦，至南省亦然。已而登第，卒又見曰：若遇益都尉，不可不受。有數人負命者在彼，至時某亦當往相助。後果尉是邑，到官未幾，有告羣盜聚某村林中者。尉率衆往捕，會馬駿獨尉與一廳吏先至其地。羣盜望見，皆俯伏就執。

鬼恠

元末有羅文節者廬陵人以掾吏督造至樂安憇
廨中或告以鬼物所憑不可居笑曰惡有是酣飲
而臥漏下十刻月色微明見一丈夫長而青立與
檐齊奮起執之曰爾來矣爾來矣應時而滅比明
視之竝廨有大樹甚茂人祀爲神曰恠在爾矣歷
數其罪用竹楔釘之樹枯恠亦隨止後官至瀘州
司知年八十官雖不顯而生平勁挺不可奪乃知
鬼所畏者正人不必盡達官也

鬼所畏者正人不必盡達官也

冥獄

邵溥字公清康節先生之孫紹興二十年爲眉州
守郡有貴客素以持郡縣長短通賕謝爲業二千
石來者多委曲結奉邵雖外盡而凡以事請輒不
答客銜之會轉運副使吳某從襄陽來多以襄人
自隨分屬州取奉邵獨不與客知吳已怒乃誣邵
過惡數十條以陷吳大喜立奏之未得報卽逮邵
繫獄成都獄司理叅軍韓汴懦吳擇深刻吏僉判
楊均鞠之眉州都監鄧安民以謹力得邵意主倉

庾之出入首錄置獄十數日掠死其家乞收葬不許裸其尸驗之邵懼每問卽承如是半月許眉之吏民連繫數百死者且十餘輩提點刑獄縉雲周彥約縮知其冤亟自嘉州親詣疎決邵乃得出閱實其罪無有也但得其小酒餽遊客及用官紙劄數過多等方具獄楊卽死獄吏數人繼亾明年邵坐貶三官歸犍爲之西山其社眉山士人史某正燕處人邀迎出門從者百餘繡衫花帽馭卒控大馬甚神駿上馬絕馳目不容啓到一甲第朱門三

重洞開從中以入吏欲趨至客次馭者不可徑造

馬甚神駿上馬絕馳目不容啓到一甲第朱門三

重洞開從中以入吏欲趨至客次馭者不可徑造
廳事座上緋綠數十皆揖史東向辭曰身是布衣
安得對尊客如此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爲政何
必辭吏前白曰帝召公治鄧安民獄今來也俟君
登科畢卽奉迎矣史不獲已就坐欠伸而悟不爲
家人言密書之又明年赴廷試過荆南時吳適帥
荆得疾親見鬼物往來其前避正室不敢居無幾
而死史還至夔峽小疾語同舟者曰吾當死幸報
吾家令取去年秋所書觀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

二年所謂貴客者暴亾於成都驛舍又明年十一月邵見安民露首持文書來自曰安民冤已得伸陰獄已具須公來證之公無罪也揮牘尾請書名已而復進曰有名無押字不可用邵又花書之始去邵知不免盛具延親賓樂飲踰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却醫藥具衣冠待盡中夜卒溥得家學之傳洛黨被禍伊川沒時人皆避匿不敢往誌不敢作溥獨素衣白馬會葬蓋真知道者

真司牌

張才少與鄭生者善嘗夢真司遣一卒持牌書才

冥司牌

張才少與鄭生者善嘗夢冥司遣一卒持牌書才
及鄭名攝之既至主者檢其籍曰張某猶有二
年鄭某繫獄閱數日鄭果物故才尋舉鄉薦又夢至
一冥府守者名呼才曰葉落凋相公請見居頃之
一人青衣絲繚自內出從者曰是葉落凋相公語
才曰爾壽止三十二緣心地好增算倍之才趨前
謝遊遨闐闐間忽僕馬擁從甚都其乘輿者烏紗
幘頭緋衣金帶葉策一蹇從見才傍立遂步擁向
神曰此張某神揖才如葉語且云已改註祿籍神

去葉畱後速才歸才日乘輿者爲誰葉曰天下都城隍語旣而別才覺流汗被體後才以子琳貴棄其涑水學諭歸年已六十又四年卒果符前夢

湧幢小品卷之十九終













調